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四十

馬氏據湖南

唐僖宗光啓二年 初忠武決勝指揮使孫儒與龍驤指揮使朗山劉建鋒戍蔡州拒黃巢扶溝馬殷隸軍中以材勇聞及秦宗權叛儒等皆屬焉三年秦宗權與楊行密爭揚州以孫儒為副張佖劉建鋒馬殷皆從

昭宗景福元年夏五月楊行密屢敗孫儒兵破其黃德營張訓屯安吉斷其糧道儒食盡士卒大疫遣其將劉建鋒馬殷分兵掠諸縣行密縱兵擊儒斬之儒衆多降於行密劉建鋒馬殷收餘衆七千南走洪州推建鋒為帥殷為先鋒指揮使以行軍司馬張佖為謀主比至江西衆十餘萬

乾寧元年五月劉建鋒馬殷引兵至澧陵武安節度使鄧處誡遣邵州指揮使蔣勛鄧繼崇將步騎三千守龍回關殷先至關下遣使詣勛等以牛酒犒師殷使說勛曰劉龍驤智勇兼人術家言當興翼軫間今將十萬

衆精銳無敵而君以鄉兵數千拒之難矣不如先下之取富貴還鄉里不亦善乎勛等然之謂衆曰東君許吾屬還士卒皆懽呼棄旗幟鎧仗遁去建鋒令前鋒衣其甲張其旗趨潭州潭人以為邵州兵還不為備建鋒徑入府處訥方宴擒斬之戊辰建鋒入潭州自稱留後

二年以劉建鋒為武安節度使建鋒以馬殷為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蔣勛求為邵州刺史劉建鋒不許勛據邵州使其將叱定勝鎮以扼潭人三年春正月丁巳劉建鋒遣都指揮使馬殷將兵討蔣勛攻定勝寨破之夏四月武安節度使劉建鋒既得志嗜酒不親政事長直兵陳贍妻美建鋒私之贍袖鐵槌擊殺建鋒諸將殺贍迎行軍司馬張佖為留後佖將入府馬忽躡齧傷左髀時馬殷攻邵州未下佖謝諸將曰馬公勇而有謀寬厚樂善吾所不及貞乃主也乃以牒召之殷猶豫未行聽直軍將汝南姚彥章說殷曰公與劉龍驤張司馬一體人也今龍驤遇禍司馬傷髀天命

人望捨公尚誰屬哉殷乃使親從都副指揮使李瓊留攻邵州徑詣長沙五月馬殷至長沙張佖有輿入府坐受殷拜謁已乃命殷升聽事以留後讓之即趨下帥將吏拜賀後為行軍司馬代殷將兵攻邵州 秋九月以湖南軍留後馬殷判湖南軍府事殷以高郁為謀主郁揚州人也殷畏楊行密成汭之彊議以金帛結之高郁曰成汭不足畏也行密公之讐雖以萬金賂之安肯為吾援乎不若上奉天子下撫士民訓卒厲兵以修霸業則誰與為敵矣殷從之

光化元年春三月以潭州刺史判湖南軍府事馬殷知武安留後時湖南管内七州賊帥楊師遠據衡州唐世昊據永州蔡結據道州陳彥謙據郴州魯景仁據連州殷所得惟潭邵二州而已 夏五月湖南將姚彥章言於馬殷請取衡水道連郴五州仍薦李瓊為將殷以瓊及秦彥暉為嶺北七州游奕使張圖英李唐副之將兵攻衡州斬楊師遠引兵趣永州圍

通鑑紀事本末 卷四十一
二月餘唐世旻走死殷以李唐為永州刺史

二年秋七月馬殷遣其將李唐攻道州蔡結聚群蠻伏兵千隘以擊之大破唐兵唐曰蠻所恃者山林耳若戰平地安能敗我乃命因風燔林光燭天地群蠻驚遁遂拔道州擒結斬之 冬十一月馬殷遣其將李瓊攻

郴州執陳彥謙斬之進攻連州魯景仁自殺湖南皆平

三年冬十月靜江節度使劉士政聞馬殷悉平嶺北大懼遣副使陳可璠屯全義嶺以備之殷遣使修好於士政可璠拒之殷遣其將秦彥暉李瓊等將兵七千擊士政湖南軍至全義士政又遣指揮使王建武屯秦城可璠掠縣民耕牛以犒軍縣民怨之請為湖南鄉導曰此西南有小徑距秦城纔五十里僅通單騎彥暉遣李瓊將騎六十步兵三百襲秦城中宵踰垣而入擒王建武比明復還紿之以練造可璠壁下示之可璠猶未之信斬其首投壁中桂人震恐瓊因勒兵擊之擒可璠降其將士二千皆殺之

引兵趣桂州自秦城以南二十餘壁皆望風奔潰遂圍桂州數日士政出降桂宜巖柳象五州皆降於湖南馬殷以李瓊為桂州刺史未幾表為靜江節度使

天復三年夏四月楊行密遣使詣馬殷言朱全忠跋扈請殷絕之約為兄弟湖南大將許德勳曰全忠雖無道然挾天子以令諸侯明公素奉王室不可輕絕也殷從之

天祐元年 初馬殷弟寶性沈勇事孫儒為百勝指揮使儒死事楊行密屢有功遷黑雲指揮使行密嘗從容問其兄弟乃知為殷之弟大驚曰吾常怪汝器度瓌偉果非常人當遣汝歸寶泣辭曰寶淮西殘兵大王不殺而寵任之湖南地近常得見轂問實事大王久不願歸也行密固遣之是歲寶歸長沙行密親餞之郊寶至長沙殷表寶為節度副使它日殷議入貢天子寶曰楊王地廣兵彊與吾郡接不若與之結好大可以為緩急之

援小可通商旅之利殷作色曰楊王不事天子一旦朝廷致討罪將及吾汝置此論勿為吾禍

昭宣帝天祐三年吉州刺史彭玕遣使請降於湖南玕本赤石洞蠻酋鎮南節度使鍾傳用為吉州刺史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夏四月辛未以武安節度使馬殷為楚王 五月

弘農王以鄂岳觀察使劉存為西南面都招討使岳州刺史陳知新為岳州團練使廬州觀察使劉威為應援使別將許玄應為監軍將水軍三萬以擊楚楚王馬殷甚懼靜江軍使楊定貞賀曰我軍勝矣殷問其故定貞曰夫戰懼則勝驕則敗今淮南兵直趨吾城是驕而輕敵也而王有懼色吾是以知其必勝也殷命在城都指揮使秦彥暉將水軍三萬浮江而下水軍副指揮使黃璠帥戰艦三百屯瀏陽口六月存等遇大雨引兵還至越堤北彥暉追之存數戰不利乃遺殷書詐降彥暉使謂殷曰此必詐也

勿受存與彥暉夾水而陳存遙呼曰殺降不祥公獨不為子孫計耶彥暉曰賊入吾境而不擊奚顧子孫鼓譟而進存等走黃璠自瀏陽引兵絕江與彥暉合擊大破之執存及知新裨將死者百餘人士卒死者以萬數獲戰艦八百艘威以餘眾遁歸彥暉遂拔岳州殷釋存知新之縛慰諭之二人皆罵曰丈夫以死報主肯事賊乎遂斬之許玄應弘農王之腹心也常預政事張顥徐溫因其敗收斬之 楚王殷遣兵會吉州刺史彭玕攻洪州不克 武貞節度使雷彥恭會楚兵攻江陵荆南節度使高季昌引兵屯公安絕其糧道彥恭敗楚兵亦走 秋七月雷彥恭攻岳州不克

八月辛亥楚王殷兼武昌節度使充本道招討制置使 九月雷彥恭攻涪陽公安高季昌擊敗之彥恭貪殘類其父專以焚掠為事荆湖間常被其患又附於淮南丙申詔削彥恭官爵命季昌與楚王殷討之 冬十月高季昌遣其將倪可福會楚將秦彥暉攻朗州雷彥恭遣使乞降於

淮南且告急弘農王遣將冷業將水軍屯平江李饒將步騎屯瀏陽以救之楚王旼遣岳州刺史許德勳將兵拒之冷業進屯朗口德勳使善遊者五十人以木枝葉覆其首持長刀浮江而下夜犯其營且舉火業軍中驚擾德勳以大軍進擊大破之追至鹿角鎮擒業又破瀏陽寨擒李饒掠上高唐年而歸斬業饒於長沙市

二年夏五月靜江節度使同平章事李瓊卒楚王旼以其弟永州刺史存知桂州事 乙亥楚兵寇鄂州淮南所署知州秦裴擊破之 雷彥恭引

沅江環朗州以自守秦彥暉頓兵月餘不戰彥恭守備稍懈彥暉使裨將曹德昂帥壯士夜入自水竇內外舉火相應城中鼓譟彥暉鼓譟壞門而入彥恭輕舟奔廣陵彥暉虜其弟彥雄送于大梁淮南以彥恭為節度副使先是澧州刺史向瓌與彥恭相表裏至是亦降於楚楚始得澧朗二州湖南判官高郁請聽民自采茶賣於北客收其征以贍軍楚王旼從之秋

七月敬奏於汴荆襄唐郢復州置回圖務運茶於河南北賣之以易

戰馬而歸仍歲貢茶二十五萬斤詔許之湖南由是高贍 九月荆南

節度使高季昌遣兵屯漢口絕楚朝貢之路楚王旼遣其將許德勳將水軍擊之至沙頭季昌懼而請和旼又遣步軍都指揮使呂師周將兵擊嶺南與清海節度使劉隱十餘戰取昭賀梧州襲富六州旼土宇既廣乃養士息民湖南遂安

三年夏六月撫州刺史危全諷自稱鎮南節度使帥撫信表言之兵號十萬攻洪州淮南守兵纔千人將吏皆懼節度使劉威密遣使告急於廣陵日召僚佐宴飲全諷聞之屯象牙潭不敢進袁州刺史彭彥章圍高安以助全諷徐溫以周本為西南面行營招討應援使將兵七千救高安本曰楚人為全諷聲援耳非欲取高安也吾敗全諷援兵必還乃疾趣象牙潭過洪州劉威欲犒軍本不肯留或曰全諷兵彊君宜觀形勢然後進本曰

賊衆十倍於我我軍聞之必懼不若乘其銳而用之 秋七月危全諷
在象牙潭營柵臨溪亘數十里庚辰周本隔溪布陳先使羸兵嘗敵全諷
兵涉溪追之本乘其半濟縱兵擊之全諷兵大潰自相蹂藉溺水死者甚
衆本分兵斷其歸路擒全諷及將士五千人乘勝克袁州執刺史彭章進
攻吉州歙州刺史陶雅使其子敬昭及都指揮使徐章將兵襲饒信信州
刺史危仔倡請降饒州刺史唐寶棄城走行營都指揮使米志誠都尉呂
師造等敗死玃於上高吉州刺史彭玘帥衆數千人奔楚楚王殷表玘為
柳州刺史為子希範娶其女

四年夏六月楚王殷求為天策上將詔加天策上將軍殷始開天策府以
弟寶為左相孖為右相殷遣將侵荆南軍于油口高季昌擊破之斬首五
千級逐北至白田而還 冬十二月辰州蠻酋宋鄴破徽州蠻酋潘金
盛恃其所居深險數擾楚邊至是鄴寇湘鄉金盛寇武岡楚王殷遣昭州

刺史呂師周將衛山兵五千討之

乾化元年春正月呂師周引兵攀藤緣崖入飛山洞襲潘金盛擒送武岡
斬之移兵擊宋鄴 冬十二月乙卯以朗州留後馬寶為永順節度使

同平章事

二年春二月辰州蠻酋宋鄴昌師益皆帥衆降於楚楚王殷以鄴為辰州
刺史師益為徽州刺史 夏四月癸丑以楚王殷為武安武昌靜江寧
遠節度使洪鄂四面行營都統 冬十一月吳淮南節度副使陳璋等
將水軍襲楚岳州執刺史死攻楚王殷遣水軍都指揮使楊定真救岳州
璋等進攻荆南高季昌遣其將倪可福拒之吳恐楚人救荆南遣撫州刺
史劉信帥江撫袁吉信五州兵屯吉州為璋聲援

均王乾化三年春正月吳陳璋攻荆南不克而還荆南兵與楚兵會於江
口以邀之璋知之舟二百艘駢為一列夜過二鎮兵遽出追之不能及

通鑑綱目卷之六十四
秋八月楚寧遠節度使姚彥章將水軍侵吳鄂州吳以池州團練使呂師造為水陸行營應援使未至楚兵引去

四年夏四月吳袁州刺史劉崇景叛附于楚崇景威之子也楚將許貞將萬人援之吳都指揮使柴再用米志誠帥諸將討之楚岳州刺史許德勳將水軍巡邊夜分南風暴起都指揮使王環乘風趣黃州以絕梯登城徑趣州署執吳刺史馬勣大掠而還德勳曰鄂州將邀我宜備之環曰我軍入黃州鄂人不知奄過其城彼自救不暇安敢邀我乃展旗鳴鼓而行鄂人不敢逼五月吳柴再用等與劉崇景許貞戰於萬勝岡大破之崇景自棄袁州遁去

貞明三年春三月楚王殷遣其弟存攻吳上高俘獲而還龍德元年辰淑州蠻侵楚楚寧遠節度副使姚彥章討平之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楚王殷遣其子牙內馬步都指揮使希範入見納洪

辨行營節統印上本道將吏籍

二年夏四月乙亥加楚王殷兼尚書令

三年 初楚王殷既得湖南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輻湊湖南地多鉛

鐵殷用軍都判官高郁策鑄鉛鐵為錢商旅出境無所用之皆易它貨而去故能以境內所餘之物易天下百貨國以富饒湖南民不事桑蠶郁命民輸稅者皆以帛代錢未幾民間機杼大盛

明宗天成元年秋九月加楚王殷守尚書令

二年夏五月楚王殷遣中使史光憲入貢過荆南高季興執史光憲而奪其貢物事見高氏據荆南六月丙申封楚王殷為楚國王

三年春二月楚王殷遣六軍使袁詒副使王環等將水軍擊荆南高季興

事見高氏據荆南夏四月吳右雄武軍使苗璘靜江統軍王彥章將水軍萬人攻楚岳州至君山楚王殷遣右丞相許德勳將戰艦千艘禦之德勳曰

吳人掩吾不備見大軍必懼而走乃潛軍角子湖使王環夜帥戰艦二百屯楊林浦絕吳歸路遲明吳人進軍荆江口將會荆南兵攻岳州丁亥至道人磯德勳命戰棹都虞候詹信以輕舟二百出吳軍後德勳以大軍當其前夾擊之吳軍大敗虜璘及彥章以歸吳遣使求和於楚請璘璘王彥章楚王殷歸之使許德勳戡之德勳謂二人曰楚國雖小舊臣宿將猶在願吳朝勿以措懷必俟衆駒爭早棧然後可圖也時殷多內寵嫡庶無別諸子驕奢故德勳語及之 六月帝詔楚王殷討高季興

四年春三月楚王殷命其子武安節度副使荆長沙府希聲知政事摠錄內外諸軍事自是國政先歷希聲乃聞於殷 初楚王殷用都軍判官高郁為謀主國賴以富彊 皆疾之莊宗入洛殷遣其子希範入貢莊宗愛其警敏曰比聞馬氏當為高郁所奪今有子如此郁安能得之高季興亦屢以流言間郁於殷殷不聽乃遣使遣節度副使知政事希聲書盛稱

郁功名願為兄弟使者言於希聲曰高公常云馬氏政事皆出高郁此子孫之憂也希聲信之行軍司馬楊昭遂希聲之妻族也謀代郁任日譖之於希聲希聲屢言於殷稱郁奢僭且外交鄰藩請誅之殷曰成吾功業皆郁力也汝勿為此言希聲固請罷其兵柄乃左遷郁行軍司馬郁謂所親曰亟營西山吾將歸老獍子漸大能咋人矣希聲聞之益怒明日矯以殷命殺郁於府舍榜論中外誣劾謀叛并誅其族黨至暮殷尚未知是日大霧殷謂左右曰吾昔從孺度淮每殺不辜多致茲異馬安院豈有冤死者乎明日吏以郁死告殷拊膺大慟曰吾老耄政非已出使我勳舊橫罹冤酷既而顧左右曰吾亦何可久處此乎

長興元年冬十月楚王殷寢疾遣使詣闕請傳位於其子希聲朝廷疑殷已死辛亥以希聲為起復武安節度使兼侍中 十一月己巳楚王殷卒遺命諸子兄弟相繼寘劔於祠堂曰違吾命者戮之諸將議遣兵守四

境然後發喪兵部侍郎黃捐曰吾喪君有君何備之有宜遣使詣鄰道告終稱嗣而已 丙戌馬希聲襲位稱遺命去建國之制復藩鎮之舊

十二月庚戌以武安節度使馬希聲為武安靜江節度使加兼中書令

二年冬十二月武安靜江節度使馬希聲聞梁太祖嗜食鷄慕之既襲位日殺五十鷄為膳居喪無戚容庚申葬武穆王于衡陽將發引頓食雞臠數盤前吏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豚何代無賢

三年秋七月武安靜江節度使馬希聲以湖南比年大旱命閉南嶽及境內諸神祠門竟不雨辛卯希聲卒六軍使刻詮潘約等迎鎮南節度使希範於朗州而立之 八月馬希範至長沙辛酉襲位 九月以鎮南

節度使馬希範為武安節度使兼侍中

四年春二月乙卯以馬希範為武安武平節度使兼中書令 初馬希範

希範曰日生希聲母曰袁德妃希範母曰陳氏希範然希聲先立不讓及

嗣位不禮於袁德妃希聲母弟希旺為親從都指揮馬希範多譴責之幸德妃請納希旺官為道士不聽解其軍職使居竹屋草門不得預兄弟燕集德妃卒希旺憂憤而卒

魏王清泰元年春正月壬辰以武安武平節度使馬希範為楚王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靜江節度使同平章事馬希杲有善政監軍裴仁煦譖之於楚王希範言其收衆心希範疑之夏四月漢將孫德威侵蒙桂二

州希範命其弟武安節度副使希廣權知軍府事自將步騎五千如桂州希杲懼其母華夫人逆希範於全義嶺謝曰希杲為治無狀致寇戎入境煩殿下親涉險阻皆妾之罪也願削封邑灑掃掖廷以贖希杲罪希範曰吾久不見希杲聞其治行尤異故來省之無它也漢兵自蒙州引去徙希

杲知朗州 秋七月庚寅楚王希範自桂州北還

二年冬十二月詔加馬希範江南諸道都統制置武平靜江等軍事

三年冬十月楚順賢夫人彭氏卒彭夫人貌陋而治家有法楚王希範憚之既卒希範始縱聲色為長夜之飲內外無別商人妻美希範殺其夫而奪之妻誓不辱自經死

四年夏四月戊申加楚王希範天策上將軍賜印綬開府置官屬黔南巡內溪州刺史彭士愁引溪錦州蠻萬餘人寇辰澧州九月辛未楚王希範命左靜江指揮使劉勅決勝指揮使廖匡齊帥衡山兵五千討之

冬十一月楚王希範始開天策府其護軍都統領軍司馬等官以諸弟及將校為之又以幕僚拓跋恒李弘臯廖匡圖徐仲雅等十八人為學士劉勅等進攻溪州彭士愁兵敗棄州走保山寨石崖四絕勅為梯棧上圍之廖匡齊戰死楚王希範遣弔其母其母不哭謂使者曰廖氏三百口受王溫飽之賜舉族效死未足以報况一子乎願王無以為念王以其母為賢厚恤其家

五年春正月楚劉勅等因大風以火箭焚彭士愁寨而攻之士愁帥麾下

逃入溪錦深山乙未遣其子師異帥諸酋長納溪錦獎三州印請降於楚

二月劉勅引兵還長沙楚王希範徙溪州於便地表彭士愁為溪州刺史

以劉勅為錦州刺史自是群蠻服於楚希範自謂伏波之後以銅五千斤

鑄柱高丈二尺入地六尺銘誓狀於上立之溪州七年冬十月楚王希範

作天策府極棟宇之盛戶牖欄檻皆飾以金玉塗壁用丹砂數十萬斤地

衣春夏用角簾秋冬用水錦與子弟僚屬遊宴其闕齊王天福八年楚地

多產金銀茶利尤厚由是財貨豐殖而楚王希範奢欲無厭喜自誇大為

長槍大槊飾之以金可執而不可用募富民年少肥澤者八千人為銀鎗

都宮室園囿服用之物務窮侈靡作九龍殿刻沉香為八龍飾以金寶長

十餘丈抱柱相向希範居其中自為一龍其幘頭脚長丈餘以象龍角用

度不足重為賦斂每遣使者行田尋以增頃畝為功民不勝租賦而逃王

通鑑紀事本末 卷四十一

曰但令田在何憂無穀命營田使鄧懿文籍逃田募民耕藝出租民捨故
從新僅能自存自西徂東各失其業又聽人入財拜官以財多少為官高
卑之差富商大賈布在列位外官還者必責貢獻民有罪則富者輸財彊
者為兵惟貧弱受刑又置函使人投匿名書相告訐至有滅族者是歲用
孔目官周陟議令常稅之外大縣貢米二千斛中千斛小七百斛無米者
輸布帛天策學士拓跋怛上書曰殿下長深宮之中藉已成之業身不知
稼穡之勞耳不聞鼓鼙之音馳騁遨遊雕墻玉食府庫盡矣而浮費益甚
百姓困矣而厚斂不息今淮南為仇讎之國番禹懷吞噬之志荆渚日圖
窺伺溪洞待我姑息諺曰足寒傷心民怨傷國願罷輸米之令誅周陟以
謝郡縣去不急之務減興作之後無令一旦禍貶為四方所笑王大怒宅
日恒請見辭以晝寢相謂客將區弘練曰王逞欲而復諫吾見其千口飄
零無日矣王益怒遂終身不復見之

開運二年秋七月楚王希範疑靜江節度使兼侍中知朗州希杲得人心
遣人伺之希杲懼稱疾求歸不許遣醫往視疾因毒殺之 冬十二月
楚湘陰處士戴偃為詩多譏刺楚王希範囚之天策副都軍使丁思瑾上
書切諫希範削其官爵

三年秋九月楚王希範知帝好奢靡以珍玩為戲求都元帥甲辰以希範
為諸道兵馬都元帥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夏五月武安節度副使天策府都尉鎮南節度
使馬希廣楚文昭王希範之母弟也性謹順希範愛之使判內外諸司事
壬辰夜希範卒將佐議所立都指揮使張少敵都押牙袁友恭以武平節
度使知永州事希範於希範諸弟為最長請立之長直都指揮使劉彥瑋
天策府學士李弘臯鄧懿文小門使楊滌皆欲立希廣張少敵曰永州齒
長而性剛必不為都尉之下明矣必立都尉當思長策以制永州使帖然

不動則可不然社稷危矣彥瑄等不從天策府學士拓跋恒曰三十五郎雖判軍府之政然三十郎居長請遣使以讓之不然必起爭端彥瑄等皆曰今日軍政在手天與不取使它人得之異日吾輩安所自容乎希廣懦弱不能自決乙未彥瑄等稱希範遺命共立之張少敵退而歎曰禍其始此乎與拓跋恒皆稱疾不出 秋七月甲午以馬希廣為天策上將軍武安節度使江南諸道都統兼中書令封楚王 冬十月楚王希廣庶弟天策左司馬希崇性狡險陰遣兄希萼書言劉彥瑄等違先王之命廢長立少以激怒之希萼自永州來奔喪乙巳至跌石彥瑄曰希廣遣侍從都指揮使周廷誨等將水軍逆之命永州將士皆釋甲而入館希萼於碧湘宮成服於其次不聽入與希廣相見希萼求還朗州周廷誨勸希廣殺之希廣曰吾何忍殺兄寧分潭朗而治之乃厚贈希萼遣還朗州希崇常為希萼詞希廣語言動作悉以告之約為內應

乾祐元年秋八月武平節度使馬希萼請與楚王希廣各脩職貢求朝別加官爵希廣用天策府內都押牙歐弘練進奏官張仲簡謀厚賂其人使拒其請九月壬子賜希萼及楚王希廣詔書諭以兄弟宜相輯睦凡希萼所貢當附希廣以聞希萼不從

隱帝乾祐二年秋八月馬希萼悉調朗州丁壯為鄉兵造號靜江軍作戰艦七百艘將攻潭州其妻苑氏諫曰兄弟相攻勝負為人所笑不聽引兵趣長沙馬希廣聞之曰朗州吾兄也不可與爭當以國讓之而已劉彥瑄李弘皋等固爭以為不可乃以岳州刺史王贊為都都署戰棹指揮使以彥瑄監其軍己丑大破希萼於僕射河獲其戰艦三百艘續追希萼將及之希廣遣使召之曰勿傷吾兄贊引兵還贊環之子也希萼自赤沙湖乘輕舟遁歸苑氏泣曰禍將至矣余不忍見也赴井而死 冬十月壬午加楚王希廣太尉 楚靜江節度使馬希瞻以兄希萼希廣交爭屢遣使

諫止不從知終覆族疽發于背丁亥卒

三年夏六月馬希萼既敗歸乃以書誘辰淑州及梅山蠻欲與共擊湖南蠻素聞長沙帑藏之富大喜爭出兵赴之遂攻益陽楚王希廣遣指揮使陳璠拒之戰于淹溪璠敗死馬希萼又遣群蠻攻迪田秋八月戊戌破之殺其鎮將張延嗣楚王希廣遣指揮使荀處超救之處超敗死潭人震恐復遣牙內指揮使崔洪璠將兵七千屯玉潭馬希萼表請別置進奏務於京師九月辛巳詔以湖南已有進奏務不許亦賜楚王希廣詔勸以敦睦馬希萼以朝廷意佑楚王希廣怒遣使稱藩于唐乞師攻楚唐加希萼同平章事以鄂州今年租稅賜之命楚州刺史何敬洙將兵助希萼冬十月丙午希廣遣使上表告急言荆南嶺南江南連謀欲分湖南之地乞發兵屯澧州以扼江南荆南援朗州之路楚王希廣以朗州與山蠻入寇諸將屢敗憂形於色劉彥瑫言於希廣曰朗州兵不滿萬馬不滿下

精兵十萬何憂不勝願假臣兵萬餘人彥瑫言三十艘徑入朗州取希萼以解大王之憂王悅以彥瑫為戰棹都指揮使朗州行營都統彥瑫入朗州境父老爭以牛酒犒軍曰百姓不願從亂望都府之兵久矣彥瑫厚賞之戰艦過則運竹木以斷其後是日馬希萼遣朗兵及蠻兵六千戰艦百艘逆戰於涓州彥瑫乘風縱火以焚其艦頃之風回反自焚彥瑫還走江路已斷士卒戰及溺死者數千人希廣聞之涕泣不知所為希廣平日窄頰勝至是大出金帛以取悅於士卒或告天策左司馬希崇流言惑衆反狀以明請殺之希廣曰吾自害其弟何以見先王於地下馬軍指揮使張暉將兵自它道擊朗州至龍陽聞彥瑫敗退之益陽希萼又遣指揮使朱進忠等將兵三千急攻益陽張暉給其衆曰我以麾下出賊後汝輩留城中待我相與合勢擊之既出遂自竹頭市遁歸長沙胡兵知城中無主急擊之士卒九千餘人皆死十一月楚王希廣遣其僚屬孟駢

說馬希萼曰公忘父兄之讎北面事唐何異袁譚求救於曹公邪希萼將斬之駙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駙若愛死安肯此來駙之言非私於潭人實為公謀也乃釋之使還報曰大義絕矣非地下不相見也朱進忠請希萼自將兵取潭州卒未希萼留其子光贊守朗州悉發境內之兵趣長沙自稱順天王先是馬希萼遣蠻兵圍玉潭朱進忠引兵會之崔洪建兵敗奔還長沙希萼引兵繼攻岳州刺史王贊拒之五日不克希萼使人謂贊曰公非馬氏之臣乎不事我欲事異國乎為人臣而懷貳心豈不辱其先人贊曰亡父為先王將六破淮南兵今大王兄弟不相容贊常恐淮南坐收其弊一旦以遺體臣淮南誠辱先人耳大王苟能釋憾罷兵兄弟雍睦如初贊敢不盡死以事大王兄弟豈有二心乎希萼慙引兵去辛卯至湘陰焚掠而過至長沙軍于湘西步兵及蠻兵軍于微麓朱進忠自玉潭引兵會之馬希廣遣劉彥珣召水軍指揮使許可瓊帥戰艦五百艘

北津屬于南津以馬希崇為監軍又遣馬軍指揮使李彥溫將騎兵屯驪口扼湘陰路步軍指揮使韓禮將二千人屯楊柳橋扼柵路可瓊德勳之子也初蠻酋彭師高降於楚楚人惡其曠直楚王希廣獨怜之以為疆弩指揮使領辰州刺史師高常欲為希廣死及朱進忠與蠻兵合七千餘人至長沙營於江西師高登城望之言於希廣曰朗人驟勝而驕雜以蠻兵攻之易破也願假臣步卒三千自巴溪渡江出岳麓之後至水西今許可瓊以戰艦度江腹背合擊必破之前軍敗則其大軍自不敢輕進矣希廣將從之時馬希萼已遣間使以厚利啖許可瓊許分湖南而治可瓊有貳心乃謂希廣曰師高與梅山諸蠻皆族類安可信也可瓊世為楚將必不負大玉希萼竟何能為希廣乃止希萼尋以戰艦四百餘艘泊江西希廣命諸將皆受可瓊節度日賜可瓊銀五百兩希廣屢遣其營計事可瓊常閉壘不使士卒知朗軍進退希廣歎曰真將軍也吾何憂哉可瓊或夜

乘車舸詐稱巡江與希萼會水西約為內應一旦彭師嵩見可瓊瞋目叱之拂衣入見希廣曰可瓊將叛國人皆知之請速除之無貽後患希廣曰可瓊許侍中之子豈有是邪師嵩退歎曰王仁而不斷敗亡可翹足俟也潭州大雪平地四尺潭胡兩軍久不得戰希廣信巫覡及僧語塑鬼於江上舉手以却胡兵又作大像于高樓手指水西怒目視之命眾僧日夜誦經希廣自衣僧服膜拜求福甲辰朔州步軍指揮使武陵何徽等以蠻兵三千陳于楊柳橋敦真望韓禮營旌旗紛錯曰彼眾已懼擊之易破也胡人雷暉衣潭卒之服潛入禮寨手劔擊禮不中軍中驚擾敦真等乘其亂擊之禮軍大潰禮被剗走至家而卒於是朗兵水陸急攻長沙步軍指揮使吳宏小門使楊滌相謂曰以死報國此其時矣各引兵出戰宏出清泰門戰不利滌出長樂戰自辰至午朗兵小却許可瓊劉彥瑫按兵不救滌士卒飢疲退就食彭師嵩戰於城北隅蠻兵自城東縱火城上人皆

許可瓊軍使救城可瓊與宏軍降希萼之少

殺吏民焚盧舍自武穆王以來所營宮室

李彥溫望見城中火起自駝口引兵救之朗人已據城拒戰彥溫攻清泰

門不克與劉彥瑫各將千餘人奉文昭王及希廣諸子趣袁州遂奔唐張

暉降於希萼左司馬希崇帥將吏詣希萼勸進吳宏戰血滿袖見希萼曰

不幸為許可瓊所誤今日死不愧先王矣彭師嵩投槊於地大呼請死希

萼歎曰鐵石人也皆不殺乙巳希崇迎希萼入府視事閉城分捕希廣及

掌書記李弘臯弟弘節都軍判官唐昭胤及邵懿文楊滌等皆獲之希萼

謂希廣曰承父兄之業豈無長幼乎希廣曰將吏見推朝廷見命耳希萼

皆囚之丙午希萼命內外巡檢侍衛指揮使劉宥禁止焚掠丁未希萼自

稱天策上將軍武安武平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楚王以希崇為節度副

使判軍府事湖南要職悉以朗人為之鬻食李弘臯弟唐昭胤楊滌斬

...

鄧懿文於市戊申希萼謂將吏曰希廣懦夫為左右所制耳吾欲生之可乎諸將皆不對朱進忠嘗為希廣所答對曰大王三年血戰始得長沙一國不容二主它日必悔之戊申賜希廣死希廣臨刑猶誦佛書彭師高葬之於瀏陽門外。楚王希萼以子光贊為武平留後以何敬真為朗州牙內都指揮使將兵戍之希萼召拓跋邕欲用之邕稱疾不起

後周太祖廣順元乙丑春二月甲辰楚王希萼遣掌書記劉光輔入貢于唐三月唐以楚王希萼為天策上將軍武安武平靜江寧遠節度使兼中書令楚王以右僕射孫忌客省使姚鳳為冊禮使。楚王希萼既得志多思舊怨殺戮無度晝夜縱酒荒淫悉以軍府事委馬希崇希崇復多私曲政刑紊亂府庫既盡於亂兵籍民財以賞賚士卒或封其門而取之士卒猶以不均怨望雖朗州舊將佐從希萼來者亦皆不悅有離心劉光輔之入貢于唐也唐主待之厚光輔密言湖南民疲主驕可取也唐主乃以營

都虞候邊錫為信州刺史將兵屯袁州潛圖進取小門使謝彥顯本希家奴以首面有寵於希萼至與妻妾雜坐恃恩專橫常有隨希崇或拊其背希崇銜之故事府宴小門使執缺在門外希萼使彥顯同坐或居諸將之上諸將皆恥之希萼以府舍焚蕩命朗州靜江指揮使王遠副使周行逢帥所部兵千餘人治之執役甚勞又無犒賜士卒皆怨竊言曰囚免死則後作之我輩從大玉出萬死取湖南何罪而囚後之且大王終日酣歌豈知我輩之勞苦乎遠行逢聞之相謂曰衆怨深矣不早為計禍及吾曹壬申旦帥其衆各執長柯斧白梃逃歸朗州時希萼醉未醒左右不敢白癸酉始白之希萼遣湖南指揮使唐師勳將千餘人追之不及直抵朗州遠等乘其疲乏伏兵縱擊士卒死傷殆盡師勳歸遠等黜留後馬光贊更以希萼子光惠知州事光惠希振之子也尋奉光惠為節度使遠等與何敬真及諸軍指揮使張做參決軍府事希萼具以狀言於唐唐主遣

使以厚賞招諭之逵等納其賞縱其使不答其詔唐亦不敢詰也 武平
節度使馬光惠愚懦嗜酒不能服諸將王逵周行逢何徽真謀以辰州刺
史廬陵劉言騫勇得蠻夷心欲迎以為副使言知逵等難制曰不往將攻
我乃卑騎赴之既至衆廢光惠送于唐推言權武平留後表求旄節於唐
唐人未許亦稱藩于周 秋九月楚王希萼既克長沙不賞許可瓊疑
可瓊怨望出為蒙州刺史遣馬步都指揮使徐威左右軍馬步使陳敬遷
水軍都指揮使魯公綰牙內侍衛指揮使陸孟俊帥部兵立寨于城西北
隅以備朗兵不存撫後者將卒皆怨怒謀作亂希崇知其謀戊寅希萼宴
將吏徐威等不預希崇亦辭疾不至威等使人先驅蹙齧馬十餘入府自
帥其徒執斧斤白梃敲言繫馬奄至座上縱橫擊人顛踣滿地希萼踰垣
走威等執囚之執謝彥顯自頂及踵刺之立希崇為武安留後縱兵大掠
希萼於衡山縣劉言聞希崇立遣兵趣潭州敲言討其篡奪之罪壬午

軍于益陽之西希崇懼發未發兵二千拒之又遣使如朗州求和請為鄰
藩掌書記桂林李觀象說言曰希萼舊將佐猶在長沙此必不欲與公為
鄰不若先檄希崇取其首然後圖湖南可無有也言從之希崇畏言即斬
都軍判官楊仲敏掌書記劉光輔牙內指揮使魏師進都押牙黃勅等十
餘人首遣前辰陽縣令李翊齎送朗州至則腐敗言與王逵等皆以為非
仲敏等首怒責翊翊惶恐自殺希崇既襲位亦縱酒荒淫為政不公語多
矯妄國人不附初馬希萼入長沙討師嵩雖免死猶杖背出為民希崇以
為師嵩必怨之使送希萼于衡山實欲師嵩殺之師嵩曰欲使我為弑君
之人乎奉事逾謹丙戌至衡山衡山指揮使廖偃臣圖之子也與其季父
節度巡官匡疑謀曰吾家世受馬氏恩今希萼長而被黜必不免禍蓋相
與輔之於是帥莊戶及鄉人悉為兵與師嵩共立希萼為衡山王以縣為
行府斷江為界編竹為戰艦以師嵩為武清節度使召募徒衆數日至萬

餘人州縣多應之遣判官劉虛已求援于唐徐威等見希崇所為知必無成又畏朗州衡山之逼恐一朝喪敗俱及禍欲殺希崇以自解希崇微覺之大懼密遣客將范守牧奉表請兵于唐唐主命邊錡自袁州將兵萬人西趣長沙 冬十月唐邊錡引兵入醴陵癸巳楚王希崇遣使煇軍壬寅遣天策府學士拓跋恒奉牋詣錡請降恒歎曰吾久不死乃為小兒送降狀癸卯希崇帥弟姪迎錡望塵而拜錡下馬稱詔勞之甲辰希崇等從錡入城錡舍於瀏陽門樓湖南將吏畢賀錡皆厚賜之時湖南飢饉錡大發馬氏倉粟賑之楚人大悅 癸丑唐武昌節度使劉仁贍帥戰艦二百取岳州撫納降附人忘其亡仁贍金之子也唐百官共賀湖南平起居郎高遠曰我乘楚亂取之甚易觀諸將之才但恐守之甚難耳遠幽州人也司徒致仕李建勳曰禍其始於此乎唐主自即位以來未嘗親祠郊廟禮官以為請唐主曰俟天下一家然後告謝及一舉取楚謂諸國指揮可定

魏侍宴言臣少遊元城樂其風土俟陛下定中原乞魏博節度使唐主許之岑勣下拜謝其主驕臣佞如此馬希萼望唐人立已為潭帥而潭人惡希萼共請邊錡為帥唐主乃以錡為武安節度使 唐邊錡趣馬希崇帥其族入朝馬氏聚族相泣欲重賂錡奏乞留居長沙錡微哂曰國家與公家世為仇敵殆六十年然未嘗敢有意窺公之國今公兄弟鬩闔困窮自歸若復二三恐有不測之憂希崇無以應十一月辛酉與宗族及將佐千餘人踴躍登舟送者皆哭響振川谷 楚靜江節度副使知桂州馬希隱武穆王晟之少子也楚王希廣希萼兄弟爭國南漢主以內侍使吳懷恩為西北招討使將兵屯境上伺間密謀進取希廣遣指揮使彭彥暉將兵屯龍峒以備之希萼自衡山遣使以彥暉為桂州都監在城外內巡檢使判軍府事希隱惡之潛遣人告蒙州刺史許可瓊可瓊方畏南漢之逼即棄蒙州引兵趣桂州與彥暉戰於城中彥暉敗奔衡山可瓊留屯桂州

吳懷恩據蒙州進兵侵掠桂管大擾希隱可瓊不知所為但相與飲酒對泣南漢主遣希隱書言武穆王奄有全楚富彊安靖五十餘年正由三十五舅三卜舅兄弟尋戈自相魚肉舉先人基業北面仇讎今聞唐兵已據長沙竊計桂林繼為所取當朝世為與國重以昏姻觀茲傾危忍不赴救已發大軍水陸俱進當令相公舅永擁節旄常居方面希隱得書與僚佐議降之支使潘玄珪以為不可丙寅吳懷恩引兵奄至城下希隱可瓊帥其眾夜斬關奔全州桂州遂潰懷恩因以兵略定宜連梧嚴富昭柳象龔等州南漢始盡有嶺南之地 辛未唐邊錫遣先鋒指揮使李承戩將兵如衡山趣馬希萼入朝庚辰希萼與將佐士卒萬餘人自潭州東下

十二月唐主以鎮南節度使兼中書令宋齊丘為太傅以馬希萼為江南西道觀察使守中書令鎮洪州仍賜爵楚王以馬希崇為永泰節度使兼侍中鎮舒州湖南將吏位高者拜刺史將軍卿監卑者以次拜官唐主加

廖偃彭師高之忠以偃為左殿直軍使萊州刺史師高為殿直都虞候予甚厚湖南刺史皆入朝于唐宋州刺史王瓚獨後至唐主毒殺之 南漢主遣內侍省丞潘崇徹將軍謝實將兵攻郴州唐邊錫發兵救之崇徹敗唐兵於義章遂取郴州邊錫請除全道二州刺史以備南漢丙辰唐主以廖偃為道州刺史以黑雲指揮使張巒知全州 初家城鎮將咸師朗將部兵降唐唐主以其兵為奉節都從邊錫平湖南唐悉收湖南金帛珍玩倉粟乃至舟艦亭館花果之美者皆徙於金陵遣都官郎中楊繼勳等收湖南租賦以贖戍兵繼勳等務為苛刻湖南人失望行營糧料使王紹顏減士卒糧賜奉節指揮使孫朗曹進怒曰昔吾從咸公降唐唐待我豈如今日湖南將士之厚哉今有功不增禮賜又減之不如殺紹顏及錫據湖南歸中原富貴可圖也

二年春正月庚申夜孫朗曹進帥其徒作亂東棗潛燒府門火不然邊錫

覺之出兵格闕且命鳴鼓角朗進等以為將曉斬關奔朗州王逵問朗曰
吾昔從武穆王與淮南戰屢捷淮南兵易與耳今欲以朗州之衆復取湖
南可乎朗曰朗在金陵數年備見其政事朝無賢臣軍無良將忠佞無別
賞罰不當如此得國存幸矣何暇兼人朗請為公前驅取湖南如拾芥耳
逵曰厚遇之唐主既克湖南遣其將李建期屯益陽以固朗州以知全
州張繼兼桂州招討使以圖桂州久之未有功唐主謂馮延巳孫晟曰楚
人求息肩於我我未有以撫其瘡痍而虐用其力非所以副來蘇之望吾
欲罷桂林之役歛益陽之戍以旌節授劉言何如晟以為宜然延巳曰吾
出偏將舉湖南遠近震驚一旦三分喪二人將輕我請委邊將察其形勢
唐主乃遣統軍使侯誦將兵五千自吉州路趣全州與張繼合兵攻桂州
南漢伏兵於山谷繼等始至城下罷之伏兵四起城中出兵夾擊之唐兵
大敗訓死繼收散卒數日奔歸全州唐武安節度使邊鎬昏懦無斷

湖南政出多門不合衆心吉水人歐陽廣上書言鎬非將帥才必喪湖南
宜別擇良帥益兵以救其敗不報唐主使鎬經略朗州有自朗州來者多
言劉言忠順鎬由是不為備唐王召劉言入朝言不行謂王逵曰唐必伐
我奈何逵曰武陵負江湖之險帶甲數萬安能拱手受制於人邊鎬撫字
無方士民不附可一戰擒也言猶豫未決周行逢曰機事貴速緩則彼為
之備不可圖也言乃以逵行逢及牙將何敬真張徹蒲公益朱全瑋宇文
瓊彭萬和潘叔嗣張文表十人皆為指揮使部分發兵叔嗣文表皆朗州
人也行逢能謀文表善戰叔嗣果敢三人多相湏成功情款甚昵諸將欲
召溱州酋長符彥通為援行逢曰蠻貪而無義前年從馬希萼入潭州焚
掠無遺吾兵以義舉往無不克焉用此物暴殄百姓哉乃止然亦畏彥通
為後患以蠻酋土圍都指揮使劉瑤為群蠻所憚補西境鎮遏使以備之
冬十月逵等將兵分道趣長沙以孫朗曹進為先鋒使邊鎬遣指揮使郭

勲誠等將兵屯益陽以拒之戊子逵等克沅江執都監劉承暉裨將李師
德帥衆五百降之壬辰逵等命軍士舉小舟自漉直造益陽四面斧寨而
入遂克之殺戍兵二千人邊錡告急於唐甲午逵等克橋口及湘陰乙未
至潭州邊錡嬰城自守救兵未至城中兵少丙申夜錡棄城走吏民俱潰
醴陵門橋折死者萬餘人道州刺史廖偃為亂兵所殺丁酉早王逵入城
自稱武平節度副使權知軍府事以何敬真為行軍司馬遣敬真等追錡
不及斬首五百級蒲公益攻岳州唐岳州刺史宋德權走劉言以公益權
知岳州唐將守湖南諸州者聞長沙陷相繼遁去劉言盡復馬氏領北故
地惟郴連入于南漢 劉言遣使奉表來告稱湖南世事朝廷不幸為鄰
寇所陷臣雖不奉詔輒糾合義兵削平舊國唐主削邊錡官爵流饒州
十二月王逵將兵及洞蠻五萬攻郴州南漢將以洞崇徹救之遇于螺石崇
徹登高望湖南兵曰疲而不整可破也縱擊大破之伏尸八十里 劉言

表稱潭州殘破乞移使府治朗州且請貢獻賈茶悉如馬氏故事許之
唐江西觀察使楚王馬希萼入朝唐主留之後數年卒於金陵謚曰恭
三年春正月丙辰以武平留後劉言為武平節度使制置武安靜江等軍
事同平章事以王逵為武安節度使何敬真為靜江節度使周行逢為武
安行軍司馬 初王逵既克潭州以指揮使何敬真為靜江節度副使朱
全瑋為武安節度副使張文表為武平節度副使周行逢為武安行軍司
馬敬真全瑋各置牙兵與逵分廳視事吏民莫知所從每宴集諸將使酒
紛拏如市無復上下之分惟行逢文表事逵盡禮逵親愛之敬真與逵不
協辭歸朗州又不能事劉言與全瑋謀作亂言素忌逵之彊疑逵使敬真
伺已將討之逵聞之甚懼行逢曰劉言素不與吾輩同心何敬真朱全瑋
恥在公下公宜早圖之逵喜曰與公共除凶黨同治潭朗夫復何憂會南
漢寇全道求州行逢請身至朗州說言遣敬真全瑋南討俟至長沙以計

取之如掌中物。車遠從之行，逢至朗州，言以敬真為南面行營招討使，全瑋為先鋒使，將牙兵百餘人會潭州。兵以禦南漢二人至長沙，遠出郊迎，相見甚歡，宴飲連日，多以美妓餽之。敬真因淹留不進，朗州指揮使李仲遷部兵三千人，久戍潭州。敬真使之先發，趣領北都頭符會等因士卒思歸，劫仲遷還朗州。遠乘敬真醉，使人詐為言，使者責敬真以南寇洙侵，不亟捍禦而專務荒宴。大帥命械公歸西府，因收繫獄。全瑋逃去，遣兵追捕之。二月辛亥朔，斬敬真，以徇。未幾，獲全瑋及其黨十餘人，皆斬之。王遠遣使以斬何敬真告劉言，言不得已。庚申，斬符會等數人。周行逢惡武平節度副使張傲言於王遠，曰：「何敬真傲之親戚，臨刑以後，事屬傲公，宜備之。」夏四月庚申，遠召傲飲醉而殺之。夏六月，王遠以周行逢知潭州，自將兵謁朗州，克之，殺指揮使鄭玟，執武安節度使同平章事劉言，幽于別館。秋八月，王遠遣使上表，誣劉言謀以朗州降唐，又欲攻潭

州，其衆不從，廢而囚之。臣已至朗州，撫安軍府訖，且請復移使府治潭州。甲戌，遣通事舍人翟光齋詣湖南宣撫，從其所請，遠還長沙，以周行逢知朗州事。又遣潘叔嗣殺劉言於朗州。顯德元年夏四月，王遠表請復徙使府治朗州。五月甲戌朔，王遠自潭州遷于朗州，以周行逢知潭州事，以潘叔嗣為岳州團練使。是歲湖中大飢，民食草木實。武清節度使知潭州事周行逢開倉以賑之，全活甚衆。行逢起於微賤，知民間疾苦，勵精為治，嚴而無私，辟署僚屬皆取蕪介之士，約束簡要，吏民便之。其自奉甚薄，或譏其太儉。行逢曰：「馬氏父子窮奢極靡，不恤百姓，今子孫乞食於人，又足效乎？」

晉王斌燕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春三月，梁王以亳州刺史李思安為北路行軍都統，將兵擊幽州。盧龍節度使劉仁恭驕侈貪暴，慮幽州城不固，築館於

大安山曰此山四面懸絕可以少制衆其棟宇壯麗歸於帝者選美女實其中與方士鍊丹藥求不死悉歛境內錢墜於山顛令民間用董況為錢又禁江南茶商無得入境自採山中草木為茶鬻之仁恭有愛妾羅氏其子守光通焉仁恭杖守光而斥之不以為子數李思安引兵入其境所過焚蕩無餘夏四月己酉直抵幽州城下仁恭猶在大安山城中無備幾至不守守光自外引兵入登城拒守又出兵與思安戰思安敗退守光遂自稱節度使令部將李喜元行欽將兵攻大安山仁恭遣兵拒戰為小喜所敗虜仁恭以歸囚於別室仁恭將佐及左右凡守光素所惡者皆殺之甲子梁王即皇帝位 劉守光既囚其父自稱盧龍留後遣使請命秋七月甲午以守光為盧龍節度使同平章事 冬十一月義昌節度使劉守文聞其弟守光幽其父集將吏大哭曰不意吾家生此梟獍吾生不如死誓與諸君討之乃發兵擊守光互有勝負天雄節度使鄴王羅紹威謂

其下曰守光以窘急歸國守文孤立無援滄州可不戰而陷乃遣守文

諭以禍福守文亦恐梁乘虛襲其後戊子遣使請降以子延祐為質帝附

手曰紹威折簡勝十萬兵加守文中書令撫納之

二年冬十一月劉守文舉滄德兵攻幽州劉守光求救於晉晉王遣兵五

千助之丁亥守文兵至盧臺軍為守光所敗又戰工田亦敗守文乃還

三年夏五月劉守文頻年攻劉守光不克乃大發兵以重賂招契丹吐谷

渾之衆合四萬屯薊州守光逆戰於難蘇為守文所敗守文單馬立於陳

前泣謂其衆曰勿殺吾弟守光將元行欽識之直前擒之滄德兵皆潰守

光囚之別室栢以聚棘乘勝進攻滄州滄州節度判官呂充孫鶴推守文

子延祐為帥乘城拒守充安次人也 六月劉守光遣使上表告捷且

言俟滄德事畢為陛下掃除并寇亦致書晉王云欲與之共破偽梁

秋七月甲子以劉守光為燕王 九月劉守光奏遣其子中軍兵馬繼

威安撫滄州吏民戊申以繼威為義昌後 冬十二月劉守光圍滄州
久不下執劉守光至城下示之猶固守城中食盡民食堇泥軍士食人馬
馬相啖鬣尾呂充選男女羸弱者飼以麩麩而烹之以給軍食謂之宰殺
務

四年春正月乙未劉延祚力盡出降時劉繼威尚幼守光使大將張萬進
周知祿輔之鎮滄州以延祚及其將佐歸幽州放呂充而釋孫鶴 劉守
光為其父仁恭請致仕丙午以仁恭為太師致仕守光尋使人潛殺其兄
守文歸罪於殺者而誅之 秋八月以劉守光兼義昌節度使

乾化元年春二月盧龍義昌節度使兼中書令燕王守光既克滄州自謂
得天助濫虐滋甚每刑人必置諸鐵籠以火燒之又為鐵刷刷人面聞梁
兵敗於柏鄉使人謂趙王鎰及王處直曰聞二鎮與晉王破梁兵舉軍南
下僕亦有精騎三萬欲自將之為諸公啟行然四鎮連兵必有盟主僕若

至彼何以處之鎰患之遣使告于晉王晉王笑曰趙人告急守光不能
一卒以救之及吾成功乃復欲以兵威離間二鎮愚莫甚焉諸將曰雲代
與燕接境彼若擾我城戍動搖人情吾千里出征緩急難應此亦腹心之
患也不若先取守光然後可以專意南討王曰善 夏六月燕王守光
寧衣赭袍顧謂將吏曰今天下大亂英雄角逐吾兵疆地險亦欲自帝何
如獠鶴曰今內難新平公私困竭太原窺吾西契丹伺吾北遽謀自帝未
見其可大王但養士愛民訓兵積穀德政既修四方自服矣守光不悅又
使人諷鎮定求尊已為尚父趙王鎰以告晉王晉王怒欲伐之諸將皆曰
是為惡極矣行當族滅不若陽為推尊以稔之乃與鎰及義武王處直昭
義李嗣昭振武周德威天德宋瑤六節度使共奉冊推守光為尚書令尚
父守光不寤以為六鎮實畏已益驕乃具表其狀曰晉王等推臣臣荷隆
下厚恩未之敢受竊思其宜不若陛下授臣河北都統則并鎮不足平矣

上亦知其狂愚乃以守光為河北道采訪使遣閣門使王曠受旨史彥群冊命之守光命僚屬草尚父采訪使受冊儀乙卯僚屬取唐冊太尉儀獻之守光視之問何得無郊天改元之事對曰尚父雖貴人臣也安有郊天改元者乎守光怒投之於地曰我地方二千里帶甲三十萬直作河北天子誰能禁我尚父何足為哉命趣具即帝位之儀械繫曠彥群及諸道使者於獄既而皆釋之 秋八月燕王守光將稱帝將佐多竊議以為不可守光乃置斧質於庭曰敢諫者斬孫鶴曰滄州之破鶴分當死蒙王生會以至今日敢愛死而忘恩乎竊以為今日之帝未可也守光怒伏諸質上令軍士高而噉之鶴呼曰百日之外必有急兵守光命以土窒其口寸斬之甲子守光即皇帝位國號大燕改元應天以梁使王曠為左相盧龍判官齊涉為右相史彥群為御史大夫受冊之日契丹陷平州燕人驚擾冬十月晉王聞燕主守光稱帝大笑曰俟彼十年吾當問其鼎矣張

勳請遣使致賀以驕之晉王遣太原少尹李承勳往承勳至幽州用燕藩通使之禮燕之典客者曰吾王帝矣公當稱臣庶見承勳曰吾受命於唐朝為太原少尹燕王自可臣其境內豈可臣它國之使乎守光怒囚之數日出而問之曰臣我乎承勳曰燕王能臣我王則我請為臣不然有死而已守光竟不能屈 冬十一月燕王守光集將吏謀攻易定幽州參軍景城馮道以為未可守光怒繫獄或救之得免道亡奔晉 戊申燕主守光將兵二萬寇易定攻容城王處直告急于晉 十二月甲子晉王遣蕃漢馬步總管周德威將兵三萬攻燕以救易定 二年春正月德威東出飛狐與趙王將王德明義武將程巖會于易水丙戌三鎮兵進攻燕祁溝關下之戊子圍涿州刺史劉知溫遂降先是燕主守光籍境內丁壯悉文面為兵雖士人亦不免鳳詐為僧奔晉守奇客之丁酉德威至幽州城下守光來求救二月帝議自將擊鎮定以救之

三月周德威遣祁將李存暉等攻瓦橋其將吏及莫州刺史李嚴皆降嚴
 幽州人也 夏四月周德威自晉王以兵少不足以攻城晉王遣李存
 審將吐谷渾契苾騎兵會之李嗣源攻瀛州刺史趙敦隆 五月燕主
 守光遣其將軍廷珪將精兵萬人出戰與周德威遇於龍頭岡廷珪曰今
 日必擒周楊五以獻楊五德威小名也既戰見德威於陳援槍單騎逐之
 槍及德威背德威側身避之奮槌反擊廷珪墜馬生擒置於軍門燕兵退
 走德威引騎乘之燕兵大敗斬首三千級廷珪燕驍將也燕人失之奪氣
 均王乾化三年春正月丁巳晉周德威拔燕順州 晉周德威拔燕安遠
 軍薊州將成行言等降于晉 二月丙申晉李存暉等攻燕檀州刺史
 陳確以城降 三月甲辰朔晉周德威拔燕盧臺軍 乙丑晉將劉光
 濟克古北口燕居庸關使胡令圭等奔晉 燕主守光命大將元行欽將
 騎七千牧馬於山北慕山北兵以應契丹又以驍將高行珪為武州刺史

以為外援晉李嗣源分兵徇山後八軍皆下之晉王以其弟存矩為新州
 刺史使總之以燕納降軍使盧文進為裨將李嗣源進攻武州高行珪以
 城降元行欽聞之引兵攻行珪使其弟行周為質於晉軍以求救李
 嗣源引兵救之行欽解圍去嗣源與行周追至廣邊軍凡八戰行欽力屈
 而降嗣源愛其驍勇養以為子嗣源進攻儒州拔之以行珪為代州刺史
 行周留事嗣源常與嗣源假子從珂分將牙兵以從 夏四月晉周德
 威進軍逼幽州南門 壬辰燕主守光遣使致書於德威以請和語甚卑
 而哀德威曰大燕皇帝尚未郊天何雌伏如是邪予受命討有罪者結盟
 繼好非所聞也不荅書守光懼復遣人祈哀德威乃以聞於晉王 己亥
 晉劉光濟拔燕平州執刺史張在吉五月光濟攻營州刺史楊靖降
 六月壬申朔晉主遣張承業詣幽州與周德威議軍事 辛卯燕主守光
 遣使詣張承業請以城降承業以其無信不許 秋七月甲子晉五院

軍使李信拔莫州擒燕將畢元福八月乙亥李信拔瀛州 晉王與趙王

鏘會于天長 九月燕主守光引兵夜出復取順州 冬十月己巳

朔燕主守光帥衆五千夜出將入檀州庚午周德威自涿州引兵邀擊大

破之守光以百餘騎逃歸幽州其將卒降者相繼 盧龍屬皆入于晉

燕主守光獨守幽州城求援於契丹契丹以其無信竟不救守光屢請降

於晉晉人疑其詐終不許至是守光登城謂周德威曰俟晉王至吾則開

門泥首聽命德威使白晉王十一月甲辰晉王以監軍張承業權知軍府

事自詣幽州辛酉單騎抵城下謂守光曰朱溫篡逆余本欲與公合河朔

五鎮之兵興復唐祚公謀之不臧乃効彼狂僭鎮定二帥皆俛首事公而

公曾不之恤是以有今日之後丈夫成敗須決所向公將何如守光曰今

日俎上肉耳惟王所裁王問之與折弓矢為誓曰但出相見保無它也守

光辭以它日先是守光愛將李喜多贊成守光之惡言聽計從權傾境

內至是守光將出降小喜止之是夕小喜踰城詣晉軍降且言城中力竭

壬戌晉王督諸軍四面攻城克之擒劉仁恭及其妻妾守光帥妻子亡去

癸亥晉王入幽州 冬十二月庚午晉王以周德威為盧龍節度使兼

侍中以李嗣本為振武節度燕主守光將奔滄州就劉守奇涉寒足腫且

迷失道至燕樂之境晝匿阮谷數日不食令妻祝氏乞食於田父張師造

家師造恠婦人異狀詰知守光處并其三子擒之癸酉晉王方宴將吏擒

守光適至王語之曰主人何避客之深邪并仁恭置之館舍以器服膳飲

賜之王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帝遣人曳之 晉王

欲自雲代歸趙王鎔及王處直請由中山真定趣井陘王從之庚辰晉王

發幽州劉仁恭父子皆荷校於露布之下守光父母唾其面而罵之曰逆

賊破我家三此守光俛首而巳甲申至定州舍于關城丙戌晉王與王處

直謁北嶽廟是日至行唐趙王鎔遂謁于路

四年春正月戊戌朔趙王鎰詣晉王行帳上壽置酒鎰願識劉太師面晉王命吏脫劉仁恭及守光械引就席同宴鎰荅其拜又以衣服鞍馬酒饌贈之己亥晉王與鎰敗于行唐之西鎰送至境上而別 壬子晉王以練緋劉仁恭父子凱歌入于晉陽丙辰獻于太廟自臨斬劉守光守光呼曰守光死不恨然教守光不降者李小喜也王召小喜證之小喜瞋目叱守光曰汝內亂禽獸行亦我教邪王怒其無禮先斬之守光曰守光善騎射王欲成霸業何不留之使自効其二妻李氏祝氏讓之曰皇帝事已如此生亦何益妾請先死即伸頸就戮守光至死號泣哀祈不已王命節度副使盧汝弼等械仁恭至代州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

後唐滅梁

唐昭宗天祐元年夏閏四月更命魏博曰大雄軍進天雄節度使長沙郡王羅紹威爵鄴王

昭宣帝天祐二年七月庚午夜天雄牙將李公佺與牙軍謀亂羅紹威覺之公佺焚府舍剽掠奔滄州

三年 初田承嗣鎮魏博選募六州驍勇之士五千人為牙軍厚其給賜

以自衛為腹心自是父子相繼親黨膠固歲久益驕橫小不如意輒遷舊帥而易之自史憲誠以來皆立於其手天雄節度使羅紹威心惡之力不能制朱全忠之圖鳳翔也紹威遣軍將楊利言密以情告全忠欲借其兵以誅之全忠以事方急未暇如其請陰許之及李公佺作亂紹威益懼復遣牙將臧延範趣全忠全忠乃發河南諸鎮兵七萬遣其將李思安將之會魏鎮兵屯深州樂城嚴言擊滄州討其納李公佺也會全忠女適紹威子廷規者卒全忠遣客將馬嗣勳實甲兵於橐中選長直兵千人為擔夫帥之入魏詐云會葬全忠自以大軍繼其後云赴行營牙軍皆不之疑正月庚午紹威潛遣人入庫斷弓弦甲礮是夕紹威帥其奴客數百與嗣勳

合擊牙軍牙軍欲戰而弓甲皆不可用遂圍營瘞之凡八千家嬰孺無遺
詔且全忠引兵入城 羅紹威既誅牙軍魏之諸軍皆懼紹威雖數撫諭
之而猜怨益甚朱全忠營於魏州城東數旬將北巡行營會天進牙將史
仁遇作亂聚衆數萬據高唐自稱留後天雄巡內州縣多應之全忠移軍
入城遣使召行營兵還攻高唐至歷亭魏兵在行營者作亂與仁遇相應
元帥府左司馬李周彝右司馬符道昭擊之所殺殆半進攻高唐克之城
中兵民無少長皆死擒史仁遇歸殺之先是仁遇求救於河東及滄州李
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將二千騎攻邢州以救之時邢州兵纔二百圍練使
牛存節守之嗣昭攻七日不克全忠遣右長直都將張筠將數千騎助存
節守城筠伏兵於馬嶺擊嗣昭敗之嗣昭遁去義昌節度使劉守文遣兵
萬人攻貝州又攻冀州拔薜縣進攻阜城時鎮州大將王釗攻魏州叛將
李重霸於宗城全忠遣歸救冀州滄州兵去四月丙午重霸棄城走汴將

胡規追斬之

五月丁巳朱全忠如洛州遂巡北邊視戎備還入于

伏七月朱全忠克相州時魏之亂兵散據貝博澶相衛州及魏之道
縣全忠分命諸將攻討至是悉平之引兵南還全忠留魏半歲羅紹威供
億所殺牛羊豕近七十萬資糧稱是所賂遺又近百萬北去蓄積為之一
空紹威雖去其逼而魏兵自是衰弱紹威悔之謂人曰合六州四十三縣
鐵不能為此錯也壬申全忠至大梁 八月朱全忠以幽滄相首尾為
魏患欲先取滄州甲辰引兵發大梁 九月辛亥朔朱全忠自白馬度
河丁卯至滄州軍於長蘆滄人不出羅紹威饋運自魏至長蘆五百里不
絕於路又建元帥府舍於魏所過驛亭供酒饌幄幕什器上下數十萬人
無一不備 劉仁恭救滄州戰屢敗乃下令境內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
下悉自備兵糧詣行營軍發之後有一人在閭里刑無赦或諫曰今老弱
悉行婦人不能轉餉此令必行澁刑者衆矣乃命勝執兵者盡行文其面

曰定霸都士人則文其腕或臂曰一心事主於是境內士民穉孺之外身無不文者得兵十萬軍于瓦橋時汴軍築壘圍滄州烏鼠不能通行恭畏其疆不敢戰城中食盡九土而食或互相掠啖朱全忠使人說劉守文曰援兵勢不相及何不早降守文登城應之曰僕於幽州父子也梁王方以大義服天下若子叛父而來將安用之全忠愧其辭直為之緩攻 冬

十月劉仁恭求救於河東前後百餘輩李克用恨仁恭反覆竟未之許其子存勳諫曰今天下之勢歸朱溫者什七八雖疆大如魏博鎮定莫不附之自河以北能為溫患者獨我與幽滄耳今幽滄為溫所圍我不與之併力拒之非我之利也夫為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我而我救其急以德懷之乃一舉而名實附也此乃吾復振之時不可失也克用以為然與將佐謀召幽州兵與攻潞州曰於彼則可以解圍於我則可以拓境乃許仁恭和召其兵仁恭遣都指揮使李澤將兵三萬詣晉陽克用遣其將周

德威李嗣昭將兵與之共攻潞州

十二月朱全忠分步騎數萬遣行

軍司馬李周彝將之自河陽救潞州

初昭宗以計至潞州昭義節度使

丁會帥將士縞素流涕久之及李嗣昭攻潞州會舉軍降於河東李克用

以嗣昭為昭義留後會見克用泣曰會非力不能守也梁王陵虐唐室會

雖受其舉拔之恩誠不忍其所為故來歸命耳克用厚待之位於諸將之

上巳巳朱全忠命諸軍治攻具將攻滄州壬申聞潞州不守甲戌引兵還

先是調河南北芻糧水陸輸軍前諸營山積全忠將還命悉焚之煙炎數

里在舟中者鑿而沈之劉守文使遺全忠書曰王以百姓之故赦僕之罪

解圍而去王之惠也城中數萬口不食數月矣與其焚之為煙沈之為泥

願乞其所餘以救之全忠為之留數困以遺之滄人賴以濟河東兵進攻

澤州不克而退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春正月辛巳梁王休兵于貝州 河東兵猶也長子

欲窺澤州王命保平節度使康懷貞悉發京兆同華之兵屯晉州以備之

三月甲辰唐昭宣帝禪位于梁 夏四月壬戌梁王即皇帝位

乙亥下制削奪李克用官爵 五月壬辰命保平節度使康懷貞將兵

八萬會魏博兵攻潞州 六月康懷貞至潞州晉昭義節度使李嗣昭

副使李嗣弼閉城拒守懷貞晝夜攻之半月不克乃築壘穿蚰蜒塹而守

之內外斷絕晉王以蕃漢都指揮使周德威為行營都指揮使帥馬軍都

指揮使李嗣本馬步都虞候李存璋先鋒指揮使史建瑋鐵林都指揮使

安元信橫衝指揮使李嗣源騎將安金全救潞州嗣弼克脩之子嗣本本

姓張建瑋敬思之子金全代北人也 晉兵攻澤州帝遣左神勇軍使范

屠實將兵救之 秋八月晉周德威壁于高河康懷貞遣親騎都頭秦

武將兵擊之武敗丁巳帝以亳州刺史李思安代懷貞為潞州行營都統

黜懷貞為行營都虞候思安將河北兵西上至潞州城下更築重城內以

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調山由民饋軍糧德威日以輕騎抄遶河

對乃自東南山口築甬道屬於夾寨德威與諸將互往攻之排牆填塹一

晝夜開數十發梁兵疲於奔命夾寨中出芻牧者德威輒抄之於是梁兵

閉壁不出 冬十一月晉王命李存璋攻晉州以分上黨兵勢十二月

壬戌詔河中陝州發兵救之 丁卯晉兵寇洛州

二年春正月晉王疽發於首病篤周德威等退屯亂柳晉王令其弟內外

蕃漢都知兵馬使振武節度使克寧監軍張承業大將李存璋吳珙掌書

記盧質立其子晉州刺史存勗為嗣曰此子志氣遠大必能成吾事爾曹

善教導之辛卯晉王謂存勗曰嗣昭厄於重圍吾不及見矣俟葬畢汝與

德威輩速竭力救之又謂克寧等曰以亞子累汝亞子存勗小名也言終

而卒克寧綱紀軍府中外無敢誼譁克寧又總兵柄有次立之勢時上黨

圍未解軍中外以存勗年少多竊議者人情恟恟存勗懼以位讓克寧克

寧曰汝豕嗣也且有先王之命誰敢違之將吏欲謁見存勗存勗方哀哭
久未出張承業入謂存勗曰大孝在不墜基業多哭何為因扶存勗出襲
位為河東節度使晉王李克寧首帥諸將拜賀王悉以軍府事委之以李
存璋為河東軍城使馬步都虞候先王之時多寵借胡人及軍士侵擾市
肆存璋既領職執其尤暴橫者戮之旬月間城中肅然 李思安等攻潞
州久不下士卒疲弊多逃亡晉兵猶屯余吾寨帝疑晉王克用詐死欲召
兵還恐晉人躡之乃議自至澤州應接歸師且召匡國節度使劉知俊將
兵趣澤州三月壬申朔帝發大梁丁丑次澤州辛巳劉知俊至壬午以知
俊為潞州行營招討使 帝以李思安久無功亡將校四十餘人士卒以
萬計更閉壁自守遣使召詣行在甲午削思安官爵勒歸本貫充役斬監
押楊敏貞晉李嗣昭固守踰年城中資用將竭嗣昭登城宴諸將作樂流
矢中嗣昭足嗣昭密拔之座中皆不覺帝數遣使賜嗣昭諭降之嗣昭焚
詔書斬使者帝留澤州旬餘欲召上黨兵遣使就與諸將議之諸將以
為李克用死余吾兵且退上黨孤城無援請更留旬月以俟之帝從之命
增運芻糧以饋其軍劉知俊將精兵萬餘人擊晉軍斬獲甚衆表請自留
攻上黨車駕宜還京師帝以關中空虛慮岐人侵同華命知俊休兵長子
旬日退屯晉州俟五月歸鎮 初晉王克用卒周德威握重兵在外國人
皆疑之晉王存勗召德威使引兵還夏四月辛丑朔德威至晉陽留兵城
外獨徒步而入伏先王柩哭極哀退謁嗣王禮甚恭衆心由是釋然 夾
寨奏余吾晉兵已引去帝以為援兵不能復來潞州必可取丙午自澤州
南還壬子至大梁梁兵在夾寨者亦不復設備晉王與諸將謀曰上黨河
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 朱溫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為
童子未閑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
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張承業亦勸之行乃遣承業及判官王緘

乞師於鳳翔又遣使賂契丹王阿保機求騎兵岐王衰老兵罷財竭竟不能應晉王大閱士卒以前昭義節度使丁會為都招討使甲子帥周德威王發晉陽 巳巳晉王軍于黃碾距上黨四十五里五月辛未朔晉王伏兵三垂岡下詰旦大霧進兵直抵夾寨梁軍無斥候不意晉兵之至將士尚未起軍中驚擾晉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為二道德威攻西北隅嗣源攻東北隅填塹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南走招討使符道昭馬倒為晉人所殺死亡將校士卒以萬計委棄資糧器械山積周德威等至城下呼李嗣昭曰先王已薨今王自來破賊夾寨賊已去矣可開門嗣昭不信曰此必為賊所得使來誑我耳欲射之左右止之嗣昭曰王果來可見乎王自往呼之嗣昭見王白服大慟幾絕城中皆哭遂開門初德威與嗣昭有隙晉王克用臨終謂晉王存勗曰進通忠孝吾愛之深今不出重圍豈德威不忘舊怨邪汝為吾以此意諭之若潞圍不解吾死不瞑目進通嗣昭小名也晉王存勗以告德威德威感泣由是戰夾寨甚力既與嗣昭相見遂歡好如初康懷貞以百餘騎自天井關遁歸帝聞夾寨不守大驚既而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為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耳詔所在安集散兵周德威李存璋乘勝進趨澤州刺史王班素失人心眾不為用龍虎統軍牛存節自西都將兵應接夾寨潰兵至天井關謂其眾曰澤州要害地不可失也雖無詔旨當救之眾皆不欲曰晉人勝氣方銳且眾寡不敵存節曰見危不救非義也畏敵疆而避之非勇也遂舉策引眾而前至澤州城中人已縱火誼譟欲應晉王班閉牙城自守存節至乃定晉兵尋至緣城穿地道攻之存節晝夜拒戰凡旬有三日劉知俊自晉州引兵救之德威焚攻具退保高平晉王歸晉陽休兵行賞以周德威為振武節度使同平章事命州縣舉賢才黜貪殘寬租賦撫孤窮伸冤濫禁姦盜境內大治以河東地狹兵少乃訓練士卒令騎兵不見敵無得乘馬部分已定

通鑑紀事本末 卷四十一 三十一
無得相踰越及留絕以避險分道並進期會無得差畧刻犯者必斬故能
兼山東取河南由士卒精整故也 潞州圍守歷年士民凍餓死者大

半市里蕭條李嗣昭勸課農桑寬租緩刑數年之間軍城完復 壬辰夾
寨諸將詣闕待罪皆赦之帝賞牛存節全澤州之功以為六軍馬步都指

揮使 六月帝欲自將擊潞州丁卯詔會諸道兵 秋九月晉周德

威李嗣昭將兵三萬出陰地關攻晉州刺史徐懷玉拒守帝自將救之丁

丑發大梁乙酉至陝州周德威等聞帝將至乙未退保隰州 冬十月

丁巳帝還大梁

三年春三月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兼潞州行營四面招討使

秋八月岐王約晉王使攻晉絳晉王引兵南下先遣周德威等將兵出陰

地關攻晉州刺史邊繼威悉力固守晉兵穿地道陷城二十餘步城中血

戰拒之一夕城復成詔楊師厚將兵救晉州周德威以騎扼蒙阮之險師

厚擊破之進抵晉州晉兵解圍遁去

四年 鎮定自帝踐阼以來雖不輸常賦而貢獻甚勤會趙王鎰母何氏

卒庚申遣使弔之且授起復官時鄰道弔客皆在館使者見晉使歸言於

帝曰鎰潛與晉通鎮定勢疆終恐難制帝深然之 冬十月遣鎮國節

度使楊師厚相州刺史李思安將兵屯澤州以圖上黨 十一月巳丑

以寧國節度使同平章事王景仁充北面行營都指揮招討使潞州副招

討使韓勅副之以李思安為先鋒將趣上黨尋遣景仁等屯魏州楊師厚

還陝 上疑趙王鎰貳於晉且欲因鄴王紹威卒除移鎮定會燕王守光

發兵屯涑水欲侵定州上遣供奉官杜廷隱丁延徽監魏博兵三千分屯

深冀穀言恐燕兵南寇助趙守禦又云分兵就食趙將石公立戍深州白

趙王鎰請拒之鎰遽命開門移公立於外以避之公立出門指城而泣曰

朱氏滅唐杜稷三尺童子知其為人而我王猶恃姻好以長者期之此所
通鑑紀事本末 卷四十一 三十一

謂開門揖盜者也惜乎山城之人今為虜矣梁人有亡魯真定以其謀告
鎔者鎔大懼又不敢先自絕但遣使詣洛陽訴稱燕兵已還與定州講和
如故深冀民見魏博兵入奔走驚駭乞召兵還上遣使詣真定慰諭之未
幾延隱等閉門盡殺趙戍兵乘城拒守鎔始命石公立攻之不克乃遣使
求援於燕晉鎔使者至晉陽義武節度使王處直使者亦至欲共推晉王
為盟主合兵攻梁晉王會將佐謀之皆曰鎔久臣朱溫歲輸重賂結以昏
姻其交深矣此必詐也宜徐觀之王曰彼亦擇利害而為之耳王氏在唐
世猶或臣或叛况肯終為朱氏之臣乎彼朱溫之女何如壽安公主今救
死不贍何顧昏姻我若疑而不救正墮朱氏計中宜趣發兵赴之晉趙叶
友破梁必矣乃發兵遣周德威將之出井陘屯趙州鎔使者至幽州燕王
守光方獵幕僚孫鶴馳詣野謂守光曰趙人來乞師此天欲成王之功業
也守光曰何故對曰比常思其與朱溫膠固溫之志非盡吞河朔不已

彼自為讎敵王若與之併力破梁則鎮定皆歛衽而朝燕矣王不早出師
但恐晉人先我矣守光曰王鎔數負約今使之與梁自相弊吾可以坐承
其利又何救焉趙使者交錯於路守光竟不為出兵自是鎮定復稱唐天
祐年號復以武順為成德軍司天言來月太陰虧不利宿兵於外上召王
景仁等還洛陽十二月己未上聞趙與晉合晉兵屯趙州乃命王景仁
等將兵擊之唐申景仁等自河陽渡河會羅周翰兵合四萬軍于邢洛
丁丑王景仁等進軍柏鄉趙王鎔復告急於晉晉王以蕃漢副總管李
存審守晉陽自將兵自贊皇東下王處直遣將將兵五千以從辛巳晉王
至趙州與周德威合獲梁芻蕘者二百人問之曰初發洛陽梁主有何號
令對曰梁主戒上將云鎮州反覆終為子孫之患今悉以精兵付汝鎮州
雖以鐵為城必為我取之晉王命送於趙壬午晉王進軍距柏鄉三十里
遣周德威等以胡騎迫梁營挑戰梁兵不出癸未復進距柏鄉五里營於

野河之北又遣胡騎迫梁營馳射且詬之梁將韓勣等將步騎三萬分三道追之鎧冑皆被繒綺鍔金銀光彩炫曜晉人望之奪氣周德威謂李存璋曰梁人志不在戰徒欲耀兵耳不挫其銳則吾軍不振乃徇于軍曰彼皆汴州天武軍屠酤傭販之徒耳衣鎧雖鮮十不能當汝一擒獲一夫足以自富此乃奇貨不可失也德威自帥精騎千餘擊其兩端左馳右突出入數四俘獲百餘人且戰且却距野河而止梁兵亦遣德威言於晉王曰賊勢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軍遠來救人之急三鎮烏合利於速戰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鎮定之兵長於守城短於野戰且吾所恃者騎兵利於平原廣野可以馳突今壓賊壘門騎無所展其足且衆寡不敵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退卧帳中諸將莫敢言德威往見張承業曰大王驟勝而輕敵不量力而務速戰今去賊咫尺所限者一水耳彼若造橋以薄我我衆立盡矣不若退軍高邑誘賊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過踰月破之必矣承業入褰帳撫王曰此豈王安寢時邪周德威老将知兵其言不可忽也王蹶然而興曰予方思之時梁兵閉壘不出有降者詰之曰景仁方多造浮橋王謂德威曰果如公言是日焚營退保高邑

乾化元年柏鄉比不儲芻梁兵刈芻自給晉人以遊軍抄之梁兵不出周德威使胡騎環營馳射而詬之梁兵疑有伏愈不敢出剉屋茅坐席以飼馬馬多死春正月丁亥周德威與別將史建瑋李嗣源將精騎三千壓梁壘門而詬之王景仁韓勣怒悉衆而出德威等轉戰而北至高邑南李存璋以步兵陳於野河之上梁兵橫亘數里競前奪橋鎮定步兵禦之勢不能走晉王謂匡衛都指揮使李建及曰賊過橋則不可復制矣建及選卒二百援槍大譟力戰却之建及許州人姓王李罕之之假子也晉王登高丘以望曰梁兵爭進而囂我兵整而靜我必勝戰自己至午勝負未決晉

王謂周德威曰兩軍已合勢不可離我之與古在此一舉我為公先登公可繼之德威叩馬而諫曰觀梁兵之勢可以勞逸制之未易以力勝也彼去營三十餘里雖挾糗糧亦不暇食日昃之後飢渴內迫矢刃外交士卒勞倦必有退志當是時我以精騎乘之必大捷於今未可也王乃止時魏滑之兵陳於東宋汴之兵陳於西至晡梁軍未食士無鬪志景仁等引兵稍却周德威疾呼曰梁兵走矣晉兵大譟爭進魏滑兵先退李嗣源帥衆譟於西陳之前而東陳已走爾何久留梁兵互相驚怖遂大潰李存璋引步兵乘之呼曰梁人亦吾人也父兄弟餉軍者勿殺於是戰亡悉解甲投兵而棄之囂殷動天地趙人以深冀之憾不顧剽掠但奮白刃追之梁之龍驤神捷精兵殆盡自野河至柏鄉僵尸蔽地王景仁勸李思安以數十騎走晉兵夜至柏鄉梁軍已去棄糧食資財器械不可勝計凡斬首二萬級李嗣源等追奔至邢州河朔大震保義節度使王榘嚴備然後閉

城納敗卒給以資糧散遣歸本道晉王收兵屯趙州杜廷隱等聞梁兵敗棄深冀而去悉驅二州丁壯為奴婢老弱者坑之城中有者壞垣而已癸巳復以楊師厚為北面都招討使將兵屯河陽收集散兵旬餘得萬人巳亥晉王遣周德威史建瑋將三千騎趣澶魏張承業李存璋以步兵攻邢州自以大軍繼之移檄河北州縣諭以利害帝遣別將徐仁溥將兵千人自西山夜入邢州助王榘城守巳酉罷王景仁招討使落平章事 二月巳未晉王至魏州攻之不克上以羅周翰年久且忌其舊將佐庚申以戶部尚書李振為天雄節度副使命杜廷隱將兵千人衛之自楊劉濟河間道夜入魏州助周翰城守癸亥晉王觀河於黎陽梁兵萬餘將度河聞晉王至皆棄舟而去 乙丑周德威自臨清攻貝州拔夏津高唐攻博州拔東武朝城攻澶州刺史張可臻棄城走帝斬之德威進攻黎陽拔臨河淇門逼衛州掠新鄉共城庚午帝帥親軍屯白司馬阪以備之 楊師厚

自磁相引兵救邢魏壬申晉解區去師厚追之愈漳水而還邢州圍亦解
師厚留屯魏州趙王鎰自來謁晉王於趙州大搗將士自是遣其養子德
明將三十七都常從晉王征討德明本姓張名文禮燕人也壬午晉王發
趙州歸晉陽留周德威等將三千人戍趙州 夏六月帝命楊師厚將
兵三萬屯邢州 秋七月趙王鎰以楊師厚在邢州甚懼會晉王于承
天軍晉王謂鎰父友也事之甚恭鎰以梁寇為憂晉王曰朱溫之惡極矣
天將誅之雖有師厚輩不能救也脫有侵軼僕自帥眾當之叔父勿以為
憂鎰捧卮為壽謂晉王為四十六舅鎰幼子昭誨從行晉王斷衿為盟
許妻以女由是晉趙之交遂固 九月帝聞晉趙謀入寇自將拒之戊
戌以張宗奭為西都留守庚子帝發洛陽甲辰至衛州方食軍前奏晉軍
已出井陘帝遽命輦北趣邢洺書夜倍道兼行丙午至相州聞晉兵不出
乃止 冬十月甲寅夜帝發相州乙卯至洹水是夜邊吏言晉趙兵南

下帝即時進軍丙辰至魏縣或告云沙陀至矣士卒凶恣多逃亡嚴刑不
能禁既而復告云無寇上下始定戊午貝州奏晉兵寇東武尋引去帝以
夾寨柏鄉屢失利故力疾北趣思一雪其恥意鬱鬱多躁忿功臣宿將往
往以小過被誅衆心益懼既而晉趙兵竟不出十一月壬午帝南還

二年春二月甲子帝發洛陽從官以帝誅戮無常多憚行帝聞之益怒是
日至白馬頓賜從官食多未至遣騎趣之於路左散騎常侍孫騰方諫議
大夫張衍兵部郎中張雋最後至帝命撲殺之衍宗奭之姪也丙寅帝至
武陵陵明遠供饋有加於前丁卯至獲嘉帝追思李思安去歲供饋有關
貶柳州司戶告辭稱明遠之能曰觀明遠之忠勤如此見思安之悖慢何
如尋長流思安於崖州賜死明遠後更名凝乙亥帝至魏州命都招討使
宣義節度使楊師厚副使前河陽節度使李周彛圍棗彊招討應接使平
盧節度使賀德倫副使天平留後袁象先圍蓆縣德倫河西胡人象先下

邑人也戊寅帝至貝州 帝晝夜兼行三月辛巳至下博南登觀津冢趙
將符晉引數百騎出巡邏不知是帝遽前逼之或告曰晉兵大至矣帝棄
行幄亟引兵趣棗彊與楊師厚軍合習趙州人也棗彊城小而堅趙人取
精兵數千守之師厚急攻之數日不下城壞復修死傷者以萬數城中矢
石將竭謀出降有一卒奮曰賊自相擲喪敗以來視我鎮人裂皆命今往
歸之如自投虎狼之口耳困窮如此何用身為我請獨往試之夜縋城出
詣梁軍詐降李周彞召問城中之備對曰非半月未易下也因謀曰某既
歸命願得一劍効死先登取守城將首周彞不許使荷檐從軍卒得間舉
檐擊周彞首踣地左右救至得免帝聞之愈怒命師厚晝夜急攻丙戌拔
之無問老幼盡殺之流血盈城初帝引兵度河嚴言五十萬晉忻州刺史
李存審屯趙州忠兵少裨將趙行實請入土門避之存審不可及賀德倫
攻脩縣存審謂少建瑋李嗣肱曰吾王方有事幽燕無與與來南方之事

委五百輩數人今脩縣方急吾輩安得坐而視之使賊得脩縣必西侵深
患之益深矣當與公等以奇計破之存審乃引兵扼下博橋使建瑋嗣肱分
道橋生建瑋分其麾下為五隊隊各百人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
一之阜城自將一隊深入與嗣肱遇梁軍之樵芻者皆執之獲數百人明
日會於下博橋皆殺之留數人斷臂縱去曰為我語朱公晉王大軍至矣
時脩縣未下帝引楊師厚兵五萬就賀德倫共攻之丁亥始至縣西未及
置營建瑋嗣肱各將三百騎効梁軍旗幟服色與樵芻者雜行日且暮至
德倫營門殺門者縱火大譟弓矢亂發左右馳突既瞑各斬馘執俘而去
營中大擾不知所為斷臂者復來曰晉軍大至矣帝大駭燒營夜遁迷失
道委曲行百五十里戊子旦乃至冀州脩之耕者皆荷鋤奮挺逐之委棄
軍資器械不可勝計既而復遣騎覘之曰晉軍實未來此乃史先鋒遊騎
耳帝不勝慙憤由是病增劇不能乘肩輿留貝州旬餘諸軍始集 乙

已帝發貝州丁未至魏州 夏四月乙卯博王文來朝請帝還東都

丁巳發魏州己未至黎陽以疾淹留乙丑至滑州 己巳帝至大梁

戊寅帝發大梁 五月甲申帝至洛陽疾甚 閏月壬戌帝疾增甚謂

近臣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餘孽更昌熾如此吾觀其志不小

天復奪我年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因哽咽絕而復蘇 六

月戊寅郢王友珪弑帝 冬十一月趙將王德明將兵三萬掠武城至

于臨清攻宗城下之癸丑楊師厚伏兵唐店邀擊大破之斬首五千餘級

均王乾化三年春二月均王即位于大梁 三月庚戌加楊師厚兼中

書令賜爵鄴王賜詔不名事無巨細必咨而後行 夏五月楊師厚與

博州刺史劉守奇將下滑徐兗魏博邢洛之兵十萬大掠趙境師厚自柏

鄉入攻土門趣趙州守奇自貝州入趣冀州所過焚掠庚戌師厚至鎮州

營於南門外燔其關城壬子師厚自九門退軍下博守奇引兵與師厚合

攻下博拔之晉將李存審更遣璿趙州兵少趙王告急於周德威德威遣

將李紹德會趙將王德明同拒梁軍師厚守奇自弓高度御河而東逼滄

州張萬進懼請遷于河南師厚表徙萬進鎮青州以守奇為順化節度使

四年 晉王既克幽州乃謀入寇克幽州事見晉王滅燕 秋七月會趙王

鏞及周德威於趙州南寇邢州李嗣昭引昭義兵會之楊師厚引兵救邢

州軍於漳水之東晉軍至張公橋裨將曹進金來奔晉軍退諸鎮兵皆引

歸八月晉王還晉陽

貞明元年春三月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鄴王楊師厚卒師厚晚年矜功

恃衆擅割財賦選軍中驍勇置銀槍効節都數千人給賜優厚欲以復故

時牙兵之盛帝雖外加尊禮內實忌之及卒私於宮中受賀租庸使趙巖

判官邵贊言於帝曰魏博為唐腹心之蠹二百餘年不能除去者以其地

廣兵彊之故也羅紹威楊師厚據之朝廷皆不能制陛下不乘此時為之

計所謂彈疽不嚴必將復聚安知來者不為師厚乎宜分六州為兩鎮以弱其權帝以為然以平盧節度使賀德倫為天雄節度使置昭德軍於相州割澶衛二州隸焉以宣徽使張筠為昭德節度使仍分魏州將士府庫之半於相州筠海州人也二人既赴鎮朝廷恐魏人不服遣開封尹劉鄩將兵六萬自白馬濟河以討鎮定為名實張形勢以脅之魏兵皆父子相承數百年族姻磐結不願分徙德倫屢趣之應行者皆嗟怨連營聚哭已丑劉鄩屯南樂先遣澶州刺史王彥章將龍驤五百騎入魏州也金波亭魏兵相與謀曰朝廷忌吾軍府疆盛欲設策使之殘破耳吾六州歷代藩鎮兵未嘗遠出河門一旦骨肉流離生不如死是夕軍亂縱火大掠圍金波亭王彥章斬關而走詰旦亂兵入牙城殺賀德倫之親兵五百人劫德倫置樓上有効節軍校張彥者自帥其黨拔白刃止剽掠夏四月帝遣供奉官扈異撫諭魏軍許張彥以刺史彥請復相澶衛三州如舊制異還言

滿彥易與但遣劉鄩加兵立當傳首帝由是不許但以優詔答之使者再返彥裂詔書抵於地執手而向詔朝廷謂德倫曰天子愚暗聽人穿鼻全我兵甲雖疆苟無外援不能獨立宜投款於晉遂逼德倫以書求援於晉晉王得賀德倫書命馬步副總管李存審自趙州引兵進據臨清五月存審至臨清劉鄩屯洹水賀德倫復遣使告急于晉晉王引大軍自黃澤嶺東下與存審會於臨清猶疑魏人之詐按兵不進德倫遣判官司空顛搞軍密言於晉王曰除亂當除根因言張彥凶狡之狀勸晉王先除之則無虞矣王默然顛貝州人也晉王進屯永濟張彥選銀槍効節五百人皆執兵自衛詣永濟謁見王登驛樓語之曰汝陵脅主帥殘虐百姓數日中迎馬訴寃者百餘輩我今舉兵而來以安百姓非貪人土地汝雖有功於我不得不誅以謝魏人遂斬彥及其黨七人餘眾股栗王召諭之曰罪止八人餘無所問自今當竭力為吾爪牙眾皆拜伏呼萬歲明日王緩帶輕

裘而進令張彥之卒擐甲執兵翼馬而從仍以為張前銀槍都衆心由是
大服劉鄩聞晉軍至選兵萬餘人自洹水趣魏縣晉王留李存審屯臨清
遣史建瑋屯魏縣以拒之王自引親軍至魏縣與鄩夾河為營帝聞魏傳
叛大悔懼遣天平節度使牛存節將兵屯楊劉為鄩救會存節病卒以
臣國節度使王檀代之 六月庚寅朔賀德倫帥將吏請晉王入府城

慰勞既入德倫上印節請王兼領天雄軍王固辭曰比聞汴寇侵逼貴道
故親董師徒遠來相救又聞城中新罹塗炭故暫入存撫明公不垂恩信
乃以印節見推誠非素懷德倫再拜曰今寇散邇軍城新有大變人心
未安德倫腹心紀綱為張彥所殺殆盡形孤勢弱安能統衆一旦生事恐
負大恩王乃受之德倫帥將吏拜賀王承制以德倫為大同節度使遣之
官德倫至晉陽張承業留之時銀槍勅節都在魏城猶驕橫晉王下令自
今有朋黨流言及暴掠百姓者殺無赦以沁州刺史李存進為天雄都

樓使有訛言搖衆及彊取人一錢已上者存進皆梟首磔尸於市旬日城
中肅然無敢喧譁者張彥之以魏傳歸晉也貝州刺史張源德不從比結
滄德南連劉鄩以拒晉數斷鎮定糧道或說晉王請先發兵萬人取源德
然後東兼滄景則海隅之地皆為我有晉王曰不然貝州城堅兵多未易
猝攻德州隸於滄州而無備若得而戍之則滄貝不得往來二壘既孤然
後可取乃遣騎兵五百晝夜兼行襲德州刺史不意晉兵至踰城走遂克
之以遼州守捉將馬通為刺史秋七月晉人夜襲澶州陷之刺史王彥章
在劉鄩營晉人獲其妻子待之甚厚遣間使誘彥章彥章斬其使者晉人
盡滅其家晉王以魏州李巖為澶州刺史晉王勞軍於魏縣因帥百餘騎
循河而上覬劉鄩營會天陰晦朔伏兵五千於河曲叢林聞鼓譟而出圍
王數重王躍馬大呼帥騎馳突所向披靡裨將夏魯奇等操短兵力戰自
午至申乃得出亡其七騎魯奇手殺百餘人傷虜遍體會李存審救兵至

乃得免王顧謂從騎曰幾為虜嗤皆曰造足使敵人見大王之英武耳曾
奇青州人也王以是益愛之賜姓名曰李紹奇劉鄩以晉兵盡在魏州晉
陽必虛欲以奇計襲取之乃潛引兵自黃澤西去晉人怪鄩軍數日不出
寂無聲迹遣騎覘之城無煙火但時見旗幟循堞往來晉王曰吾聞劉
鄩用兵一步百計此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芻為人執旗乘驢在城上耳
得城中老弱者詰之云軍去已二日矣晉王曰劉鄩長於襲人短於決戰
計彼行纔及山下亟發騎兵追之會陰雨積旬黃澤道險堇泥深尺餘士
卒援藤葛而進皆腹疾足腫或墜崖谷死者什二二三晉將李嗣恩倍道先
入晉陽城中知之勒兵為備鄩至樂平糗糧且盡又聞晉有備追兵在後
衆懼將潰鄩諭之曰今去家千里深入敵境腹背有兵山谷高深如墜井
中去將何之惟力戰庶幾可免不則以死報君親耳衆泣而止周德威聞
鄩西上自幽州引千騎救晉陽至土門鄩已整衆下山自邢州陳宋口踰

澤水而東屯於宗城鄩軍往還馬死殆半時晉軍乏食鄩知臨清有蓄積
欲據之以絕晉糧道德威急追鄩再宿至南宮遣騎擒其斥候者數十人
斷腕而縱之使言曰周侍中已據臨清矣鄩軍大駭詰朝德威略鄩營而
過入臨清鄩引軍趨貝州時晉王出師屯博州劉鄩軍堂邑周德威攻之
不克翌日鄩軍于莘縣晉軍踵之鄩治莘城塹而守之自莘及河築甬道
以通饋餉晉王營於莘西三十里煙火相望一日數戰絳州刺史尹皓
攻晉之隰州八月又攻慈州皆不克王檀與昭義留後賀瓌攻澶州拔之
執李巖送東都帝以楊師厚故將楊延直為澶州刺史使將兵萬人助劉
鄩且招誘魏人晉王遣李存審將兵五千擊貝州張源德有卒三千每
夕分出剽掠州民苦之請墜其城以安耕耘存審乃發八縣丁夫塹而圍
之劉鄩在莘又饋運不給晉人數抵其寨下挑戰鄩不出晉人乃攻絕其
甬道以千餘斧斬寨木梁人驚擾而出因俘獲而還帝以詔書讓鄩光師

晉糧失亡多不速戰郭奏稱臣比欲以奇兵搗其腹心還取鎮定期以旬時再清河朔無何天未厭亂淫雨積旬糧竭土病又欲據臨清斷其饋餉而周楊五奄至馳突如神臣今退保莘縣享士訓兵以俟進取觀其兵數甚多便習騎射誠為勅敵未易輕也苟有隙可乘臣豈敢偷安養寇帝復問郭決勝之策郭曰臣今無策惟願人給十斛糧賊可破矣帝怒責郭曰將軍蓄米欲破賊邪欲療飢邪乃遣中使往督戰郭集諸將問曰主上深居禁中不知軍旅徒與少年新造輩謀之夫兵在臨機制變不可預度今敵尚彊與戰必不利柰何諸將皆曰勝負須一決曠日何待郭默然不悅退謂所親曰主暗臣諛將驕卒惰吾未知死所矣他日復集諸將於軍門人置河水一器於前令飲之衆莫之測郭諭之曰一器猶難涖涖之河可勝盡乎衆失色後數日郭將萬餘人清鎮定營鎮定人驚擾晉李存審以騎兵二千橫擊之李建及以款洽千人助之郭大敗再還晉人逐之及暮

下俘斬千計

冬十月劉郭遣卒詐降於晉謀賂膳夫以毒晉王事泄

晉王殺之并其黨五人

二年春二月帝屢趣劉郭戰郭閉壁不出晉王乃留副總管李存審守營自勞軍於貝州殷言歸晉陽郭聞之奏請襲魏州帝報曰今掃境內以屬將軍社稷存亡繫茲一舉將軍勉之郭令澶州刺史楊廷直引兵萬人會於魏州廷直夜半至城南城中選壯士五百潛出擊之廷直不為備潰亂而走詰旦郭自莘縣悉衆至城東與廷直餘衆合李存審引營中兵踵其後李嗣源以城中兵出戰晉王亦自貝州至與嗣源當其前郭見之驚曰晉王邪引兵稍却晉王躡之至故元城西與李存審遇晉王為方陳於西北存審為方陳於東南郭為圓陳於其中開四面受敵合戰良久梁兵大敗郭引數十騎突圍走梁步卒凡七萬晉兵環而擊之敗卒登木木枝為之折追至河上殺溺殆盡郭收散卒自黎陽度河保滑州臣國節度使王

檀密疏請發關西兵襲晉陽帝從之發河中陝同華諸鎮兵合二萬出陰地關奄至晉陽城下晝夜急攻城中無備發諸丁匠及驅市人乘城拒守城幾陷者數四張承業大懼代北故將安金全退居太原往見承業曰晉陽根本之地若失之則大事去矣僕雖老病憂兼家國請以庫甲見授為公擊之承業即與之金全帥其子弟及退將之家得數百人夜出北門擊梁兵於羊馬城內梁兵大驚引却昭義節度使李嗣昭聞晉陽有寇遣牙將石君立將五百騎救之君立朝發上黨夕至晉陽梁兵扼汾橋君立擊破之徑至城下大呼曰昭義侍中大軍至矣遂入城夜與安金全等分出諸門擊梁兵梁兵死傷什二三詰朝王檀引兵大掠而還晉王性矜伐以策非已出故金全等嘗皆不行梁兵之在晉陽城下也大同節度使賀德倫部兵多逃入梁軍張承業怒其為變收德倫斬之帝聞劉鄩敗又聞王檀無功歎曰吾事去矣 三月乙卯朔晉王攻衛州壬戌刺史朱昭

降之又攻惠州刺史靳紹走擒斬之後以惠州為磁州晉王還魏州上

屢召劉鄩不至已巳即以鄩為宣義節度使使將兵屯黎陽 夏四月晉人拔洺州以魏州都巡檢使袁建豐為洺州刺史劉鄩既敗河南大恐鄩復不應召由是將卒皆搖心 六月晉人攻邢州保義節度使閻寶拒

守帝遣捉生都指揮使張溫將兵五百救之溫以其眾降晉 秋七月

甲寅朔晉王至魏州 八月晉王自將攻邢州昭德節度使張鈞棄相

州走晉人復以相州隸天雄軍以李嗣源為刺史晉王遣人告閻寶以相州已據又遣張溫帥援兵至城下諭之寶舉城降晉王以寶為東南面招討使領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以李存審為安國節度使鎮邢州 九

月晉王還晉陽 晉人以兵逼滄州順化節度使戴思遠棄城奔東都滄

州將毛璋據城降晉晉王命李嗣源將兵鎮撫之嗣源遣璋詣晉陽晉王徒李存審為橫海節度使鎮滄州以嗣源為安國節度使嗣源以安重誨

為中門使委以心腹重譚亦為嗣源盡力重譚應州胡人也 晉人圍貝州踰年張源德聞河北諸州皆為晉有欲降謀於其眾眾以窮而後降恐不免死不從共殺源德嬰城固守城中食盡攻人為糧乃謂晉將曰出降懼死請振甲執兵而降事定而釋之晉將許之其眾三千人出降既釋甲圍而殺之盡殪晉王以毛璋為貝州刺史於是河北皆入于晉惟黎陽為梁守 晉王如魏州 冬十月晉王遣使如吳會兵以擊梁十一月吳以行軍副使徐知訓為淮北行營都招討使及朱瑾等將兵趣宋毫與晉相應既渡淮移檄州縣進圍潁州

三年春正月詔宣武節度使袁象先救潁州既至吳引軍還 二月甲申晉王攻黎陽劉鄩拒之數日不克而去 劉鄩自滑州入朝朝議以河朔失守責之九月落翽平章事左遷亳州團練使 冬十月晉王還晉陽王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監軍使張承業承業勸課農桑畜積金穀

狀市兵馬徵租行法不寬貴戚由是軍城肅清饋餉不乏 十一月晉王聞河水合曰用兵數歲限一冰不得度今水自合天贊我也亟如魏州十二月戊辰晉王畋于朝城是日大寒晉王視河水已堅引步騎稍度梁甲士三千戊揚劉城緣河數十里列柵相望晉王急攻皆陷之進攻楊劉城使步卒斬其鹿角負葭塞塹四面進攻即日拔之獲其守將姪彥之先是程庸使戶部尚書趙巖言於帝曰陛下踐阼以來尚未南郊議者以為無異藩侯為四方所輕請幸西都行郊禮遂謁宣陵敬翔諫曰自劉鄩失利以來公私困竭人心惴恐今展禮圓丘必行賞賚是慕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勅教近在河上乘輿豈宜輕動俟北方既平報本未晚帝不聽已巳如洛陽閱車服飾宮闈郊祀有日聞楊劉失守道路訛言晉軍已入大梁扼汜水矣從官皆憂其家相顧涕泣帝惶駭失圖遂罷郊祀奔歸大梁

四年春正月帝至大梁晉兵侵掠至鄆濮而還敵翔上疏曰國家連年喪師疆土日蹙陛下居深宮之中所與計事者皆左右近習豈能量敵國之勝負乎先帝之時奄有河北親御豪傑之將猶不得志今敵至鄆州陛下不能留意臣聞李亞子繼位以來于今年攻城野戰無不親當矢石近者攻楊劉身負束薪為士卒先一鼓拔之陛下儒雅守文宴安自若使賀瓌輩敵之而望攘逐寇讎非臣所知也陛下宜詢訪黎老別求異策不然憂未艾也臣雖駑怯受國重恩陛下必若乏才乞於邊垂自効疏奏趙張之徒言翔怨望帝遂不用 二月河陽節度使北面行營排陳使謝彥

章將兵數萬攻楊劉城甲子晉王自魏州輕騎詣河上彥章築壘自固決河水瀰浸數里以限晉兵晉兵不得進彥章許州人也安州之散卒多聚於兗鄆山谷為群盜以觀二國成敗晉王招募之多降於晉 夏六月

壬戌晉王自魏州勞軍於楊劉自泛舟測河水其深沒槍王謂諸將曰

非有戰意但欲阻水以老我師當涉水攻之甲子王引親軍先涉諸軍隨之寨中橫槍結陳而進是日水落深纔及膝匡國節度使北面行營排陳使謝彥章帥眾臨岸拒之晉兵不得進乃稍引却梁兵從之及中流鼓譟復進彥章不能支稍退登岸晉兵因而乘之梁兵大敗死傷不可勝紀河水為之赤彥章僅以身免是日晉人遂陷濱河四寨 秋七月晉王

謀大舉入寇周德威將幽州步騎三萬李存審將滄景步騎萬人李嗣源將邢洺步騎萬人王處直遣將將易定步騎萬人及麟勝雲蔚新武等州諸部落奚契丹室韋吐谷渾皆以兵會之八月并河東魏博之兵大閱於

魏州 晉王自魏州如楊劉引兵略鄆濮而還循河而上軍於麻家渡賀

瓌謝彥章將梁兵屯濮州北行臺村相持不戰晉王好自引輕騎追敵嘗挑戰危害者數四賴李紹業力戰翼衛之得免趙王鏐及王處直皆遣使致書曰元元之命繫於王本朝中興繫於王奈何自輕如此王笑謂使者

曰定天下者非百戰何由得之安可但深居帷房以自肥乎一旦王將出營都營使李存審扣馬泣諫曰大王當為天下自重彼先登陷陳將士之職也存審輩宜為之非大王之事也王為之攬轡而還它日伺存審不在策馬急出顧左右曰老子妨人戲王以數百騎抵梁營謝彥章伏精甲五千於隄下王引十餘騎發隄伏兵發圍王數十重王力戰於中後騎繼至者攻之於外僅得出會李存審救至梁兵乃退王始以存審之言為忠晉王欲趣大梁而梁軍扼其前堅壁不戰百餘日十二月庚子朔晉王進兵距梁軍十里而舍初北向行營招討使賀瓌善將步兵排陳使謝彥章善將騎兵瓌惡其與已齊名一日瓌與彥章治兵於野瓌指一高地曰此可以立柵至是晉軍適置柵於其上瓌疑彥章與晉通謀瓌屢欲戰謂彥章曰主上悉以國兵授吾二人社稷是賴今彊寇壓吾門而逗遛不戰可乎彥章曰彊寇憑陵利在速戰今深溝高壘據其津要彼安敢深入若輕

與之戰萬一蹉跌則大事去矣瓌益疑之密譖之於帝與行營馬步都虞候曹州刺史朱瑋謀因身士伏甲殺彥章及濮州刺史孟審澄別將侯溫裕以謀叛聞審澄溫裕亦騎將之良者也丁未以朱瑋為匡國留後癸丑又以為平盧節度使兼行營馬步副指揮使以賞之晉王聞彥章死喜曰彼將帥自相魚肉亡無日矣賀瓌殘虐失士卒心我若引軍直指其國都彼安得堅壁不動幸而一與之戰蔑不勝矣王欲自將萬騎直趣大梁周德威曰梁人雖屠上將其軍尚全輕行徼利未見其禍不從戊午下令軍中老弱悉歸魏州起師趨汴庚申毀營而進衆號十萬賀瓌聞晉王已西亦棄營而踵之晉王發魏博白丁三萬從軍以供營柵之後所至營柵立成壬戌至胡柳陂癸亥日候者言梁兵自後至矣周德威曰賊倍道而來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既深入敵境動須萬金不可輕發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內懷憤激不以方略制之恐難得志王宜按

兵勿戰德威請以騎兵擾之使彼不得休息至暮營壘未立樵爨未具乘其疲乏可一舉滅也王曰前在河上悵不見賊今賊至不擊尚復何待公何怯也顧季存審曰敕輜重先發吾為爾殿後破賊而去即以親軍先出德威不得已引幽州兵從之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賀瓌結陳而至橫亘數十里王帥銀槍都陷其陳衝盪擊斬往返十餘里行營左廂馬軍都指揮使鄭州防禦使王彥章軍先敗西走趣濮陽晉輜重在陳西望見梁旗幟驚潰入幽州陳幽州兵亦擾亂自相蹈藉周德威不能制父子皆戰死魏博節度副使王緘與輜重俱行亦死晉兵無復部伍梁兵四集勢甚盛晉王據高丘收散兵至日中軍復振陂中有土山賀瓌引兵據之晉王謂將士曰今日得此山者勝吾與汝曹奪之即引騎兵先登李從珂與銀槍大將王建及以步卒繼之梁兵紛紛而下遂奪其山日向曛賀瓌陳於山西晉兵望之有懼色諸將以為諸軍未盡集不若斂兵還營詰朝復戰大

二日使東南面招討使閻寶曰王彥章騎兵已入濮陽山下惟步卒在晚皆有歸志我乘高趣下擊之破之必矣今王深入敵境偏師不利若復引退必為所乘諸軍未集者聞梁再克必不戰自潰凡決勝料敵惟觀情勢情勢已得斷在不疑王之成敗在此一戰若不決力取勢縱收餘衆北歸河朔非王有也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曰賊無營壘日晚思歸但以精騎擾之使不得夕食俟其引退追擊可破也我若斂兵還營彼歸整衆復來勝負未可知也王建及擐甲橫槊而進曰賊大將已遁至之騎軍一無所失今擊此疲乏之衆如拉朽耳王但登山觀臣為王破賊王愕然曰非公等言吾幾誤計嗣昭建及以騎兵大呼陷陳諸軍繼之梁兵大敗元城令吳瓊魯鄉令胡裝各帥白丁萬人於山下芟柴揚塵鼓譟以助其勢梁兵自相騰藉棄甲山積死亡者幾三萬人裝誣之曾孫也是日兩軍所喪士卒各三之二皆不能振晉王歸營聞周德威父子死哭之慟曰喪吾良將

是吾罪也以其子幽州中軍兵馬使光輔為嵐州刺史李嗣源與李從珂相失見晉軍撓敗不知王所之或曰王已北度河矣嗣源遂乘冰北度將之相州是日從珂從王奪山晚戰皆有功甲子晉王進攻濮陽拔之李嗣源知晉軍之捷復來見王於濮陽王不悅曰公以吾為死邪度河安之嗣源頓首謝罪以從珂有功但賜大鍾酒以罰之然自是待嗣源稍薄晉軍至德勝渡王彥章渡王彥章敗卒有走至大梁者曰晉人戰勝將至矣頃之晉兵有先至大梁問次舍者京城大恐帝驅市人登城又欲犇洛陽遇夜而止敗卒至者不滿千人傷夷逃散各歸鄉里月餘僅能成軍五年春正月晉李存審於德勝南北夾河築西城而守之晉王以存審代周德威為內外蕃漢馬步總管晉王還魏州遣李嗣昭權知幽州軍府事三月晉王自領盧龍節度使以中門使李紹宏提舉軍府事代李嗣昭宏官者也本姓馬晉王賜姓石使與知嵐州事孟知祥俱為河東魏

中門使知祥又薦教練使鴈門郭崇韜能治劇王以為中門副使崇韜儻有智略臨事敢決王寵待日隆先是中門使吳玕張虔厚相繼獲罪及紹宏出幽州知祥懼禍稱疾辭位王乃以知祥為河東馬步都虞候自是崇韜專典機密夏四月賀瓌攻德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竿聯艦艦十餘艘蒙以牛革設睥睨戰格如城狀橫於河流以斷晉之救兵使不得度晉王自引兵馳往救之陳於北岸不能進遣善游者馬破龍入南城見守將氏延賞延賞言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艦艦者衆莫知為計親將李建及曰賀瓌悉衆而來冀此一舉若我軍不度則彼為得計今日之事建及請以死決之乃選効節敢死士得三百人被鎧操斧帥之乘舟而進將至艦艦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艦艦間斧其竹竿又以木罌載薪沃油然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實甲士鼓譟攻之艦艦既斷隨流而下梁兵焚溺者殆半晉兵乃得度瓌解圍走晉兵追

之至濮州而還瓌退屯行臺村

秋七月晉王歸晉陽以巡官馮道為

掌書記中門使郭崇韜以諸將陪食者衆請省其數王怒曰孤為效死者設食亦不得專可令軍中別擇河北帥孤自歸太原即召馮道令草詞以示衆道執筆逡巡不為曰大王方平河南定天下崇韜所請未至大過大王不從可矣何必以此驚動遠近使敵國聞之謂大王君臣不和非所以隆威望也會崇韜入謝王乃止

八月乙未朔宣義節度使賀瓌卒以

開封丑丑瓌為北面行營招討使瓌將兵五萬自黎陽度河掩擊澶魏至頓丘遇晉兵而旋瓌為治嚴令行禁止據晉人上游十八里楊村夾河築壘運洛陽竹木造浮橋自渭州饋運相繼晉蕃漢馬步副總管振武節度李存進亦造浮梁於德勝或曰浮梁須竹竿鐵牛石因我皆無之何以能成存進不聽以葦竿維巨艦繫於土山巨大踰月而成人服其智

冬

十一月晉王如魏州發徒數萬廣德勝北城日與梁人爭大小百餘戰互有

勝負左射軍使石敬瑭與梁人戰于河壩梁人擊敬瑭斷其馬甲橫衝兵馬使劉知遠以所乘馬授之自乘斷甲者徐行為殿梁人疑有伏不敢迫俱得免敬瑭以是親愛之敬瑭知遠其先皆沙陀人敬瑭李嗣源之壻也

十一月辛卯王瓌引兵至戚城與李嗣源戰不利 梁築壘貯糧於

潘張距楊村五十里十二月晉王自將騎兵自河南岸西上邀其餉者俘獲而還梁人伏兵於要路晉兵大敗晉王以數騎走梁數百騎圍之李紹榮識其旗單騎奮擊救之僅免戊戌晉王復與丑瓌戰於河南瓌先勝獲晉將石君立等既而大敗乘小舟度河走保北城失亡萬計帝聞石君立勇欲將之繫於獄而厚餉之使人誘之君立曰我晉之敗將而為用於梁雖竭誠効死誰則信之人各有君何忍反為仇讎用哉帝猶惜之盡殺所獲晉將獨置君立晉王乘勝遂拔濮陽帝召丑瓌還以天平節度使戴思遠代為北面招討使屯河上以拒晉人

六年夏四月河中節度使冀王友謙以兵襲取同州逐忠武節度使程全暉全暉犇大梁友謙以其子令德為忠武留後表求節鉞帝怒不許既而懼友謙怨望已酉以友謙兼忠武節度使制下友謙已求節鉞於晉王晉王以畧制除令德忠武節度使

六月帝以泰寧節度使劉鄩為河東

道招討使帥感化節度使尹皓靜勝節度使溫昭圖莊宅使段凝攻同州

閏月劉鄩等圍同州朱友謙求救于晉秋七月晉王遣李存審李嗣昭李建及慈州刺史李存質將兵救之

九月李存審等至河中即日

濟河梁人素輕河中河中兵每戰必窮退不置有番選精甲二百雜河中兵直壓劉鄩鄩出千騎逐之知晉人已至人自是不敢輕出晉人軍于朝邑河中事梁人將士皆持兩端諸軍大驚乘踊貴友謙諸子說友謙且歸款於梁以退其師友謙曰昔晉王親臨一急東燭夜戰今方與梁相拒又命將星行分我資糧豈可負邪晉人分兵攻華州壞其外城李存

審等按兵累旬乃進逼劉鄩營鄩等悉衆出戰大敗收餘衆退保羅文寨又旬餘存審謂李嗣昭曰獸窮則搏不如開其走路然後擊之乃遣人牧馬於沙苑鄩等宵遁追擊至渭水又破之殺獲甚衆存審等移檄告諭關右引兵略地至下邳謁唐帝陵哭之而還河中兵進攻崇州

龍德元年春正月蜀主吳玉屢以書勸晉王稱帝晉王以書示僚佐曰昔王太師亦嘗遺先王書勸以唐室已亡宜自帝一方先王語余云昔天子幸石門吾發兵誅賊臣當是之時威振天下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文誰能禁我顧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為耳汝它日當務以復唐社稷為心慎勿効此曹所為言猶在耳此議非所取聞也因泣既而將佐及藩鎮勸進不已乃令有司市玉造法物黃巢之破長安也魏州僧傳真之師得傳國寶藏之四十年至是傳真以為常玉將鬻之或識之曰傳國寶也傳真乃詣行臺獻之將佐皆奉觴稱賀張承業在晉陽聞之亟

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救其患難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為王摺
拾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
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朱氏復
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汛掃宇內合為一家當
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以老
奴之志無它但以受先王大恩欲為王立萬年之基耳王曰此非余所願
柰群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為唐家今王自取之誤
老奴矣即歸晉陽邑邑成疾不復起 二月趙王鎰養子張文禮使親軍
殺鎰盡滅王氏之族獨置其子昭祚之妻普寧公主以自託于梁三月文
禮遣使告亂于晉主且奉牋勸進固求節鉞晉主欲討之僚佐欲為吾方
與梁爭不可更立敵於肘腋且從其請以安之王不得已夏四月承制授
文禮成德留後 初劉鄩與朱友謙為昏鄰之受詔討友謙也至陝州先

遣使移書諭以禍福待之月餘友謙不從然後進兵丹皓敗凝素忌鄩因
諸之於帝曰鄩逗留養寇俟援兵帝信之鄩既敗歸以疾請解兵柄詔
聽於西都就醫密令留守張宗奭醜之五月丁亥卒 秋七月晉王既
許藩鎮之請求唐舊臣欲以備百官朱友謙遣前禮部尚書蘇循詣行臺
循至魏州入牙城望府廡即拜謂之拜殿見于呼萬歲舞蹈泣而稱臣翌
日又獻大筆三十枝謂之畫日筆王大喜即命循以本官為河東節度副
使張承業深惡之 張文禮雖受晉命內不自安復遣間使因盧文進求
援於契丹又遣間使告曰王氏為亂兵所屠主無恙今臣已北召契丹
乞朝廷發精甲萬人相助自德棣度河則晉遁逃不暇矣帝疑未決
翔曰陛下不乘此釁以復河北則晉人不可破矣宜徇其請不可失也
趙張輩皆曰今疆寇近在河上盡吾兵力以拒之猶懼不支何暇分萬人
以救張文禮乎且文禮坐持兩端欲以自固於我何利焉帝乃止晉人屢

於案上及河津獲文禮蠟丸緝書晉王皆遣使歸之文禮慙懼文禮忌趙故將多所誅戮趙將荀習將兵萬人從晉王代之且以習子蒙為都督府參軍遣人齎錢帛勞行營將士以悅之習見晉王泣涕請留晉王曰吾與趙王同盟討賊賊猶骨肉不意一旦禍生肘腋吾誠痛之汝苟不忘舊君能為之復讐乎吾以兵糧助汝習與部將三十餘人舉身投地慟哭曰故使授習等劍使之攘除寇敵自聞變故以來冤憤無訴欲引劍自剄顧無益於死者今六土念故使輔佐之勤許之復冤習等不敢頌霸府之兵願以所部徑前搏收凶豎以報王氏累世之恩死不恨矣八月庚申晉王以習為成德留後又命天平節度使閻寶相州刺史史建塘將兵助之自邢洛而北文禮先納腹疽甲子晉兵拔趙州刺史王鉞降晉王復以為刺史文禮聞之驚懼一而卒其子處璠祕不發喪與其黨韓正時謀悉力拒晉九月晉兵渡漳沁圍鎮州決漕渠以灌之獲其

深州刺史張友順壬辰史建塘河中流矢卒晉王欲自分兵攻鎮州北諸郡計使戴思遠聞之謀悉楊村之眾襲德勝北城晉王得梁降者知之冬十一月己未晉王命李嗣源伏兵於戚城李存審屯德勝先以騎兵誘之偽示羸怯梁兵競進晉王嚴中軍以待之梁兵至晉王以鐵騎三千奮擊梁兵大敗思遠走趣楊村士卒為晉兵所殺傷及自相蹈藉墜河陷水失亡二萬餘人晉王以李嗣源為蕃漢內外馬步副總管同平章事十一月晉王使李存審李嗣源守德勝自將兵攻鎮州張處瑾遣其弟處璠募僚齊儉謝罪請服晉王不許盡銳攻之旬日不克處瑾使韓正時將千騎突圍出趣定州欲求救於王處直晉兵追至行唐斬之

二年晉王之北攻鎮州也李存審謂李嗣源曰梁人聞我在南兵少不攻德勝必襲魏州吾二人聚於此何為不若分軍備之遂分軍屯澶州戴思遠果悉楊村之眾趣魏州嗣源引兵先之軍於狄公祠下遣人告魏州使

為之備思遠至魏店嗣源遣其將石萬全將騎兵挑戰思遠知有備乃西
度洹水拔成安大掠而還又將兵五萬攻德勝北城重塹復壘斷其出入
晝夜急攻之李存審悉力拒守晉王聞德勝勢危二月自幽州赴之五日
至魏州思遠聞之燒營遁還楊村 晉天平節度使兼侍中閻寶築壘以
圍鎮州決呼沱水環之内外斷絕城中食盡丙午遣五百餘人出求食寶
縱其出欲伏兵取之其人遂攻長圍寶輕之不為備俄數千人繼至諸軍
未集鎮人遂壞長圍而出縱火攻寶營寶不能拒退保趙州鎮人悉變晉
之營壘取其芻粟數日不盡晉王聞之以昭義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嗣昭
為北面招討使以代寶 夏四月甲戌張處瑾遣兵千人迎糧於九門
李嗣昭設伏於故營邀擊之殺獲殆盡餘五人匿於牆墟閻嗣昭環馬而
射之鎮兵發矢中其腦嗣昭中矢盡拔矢於腦以射之一發而墮會日
暮還營創流血不止是夕卒晉王聞之不御酒肉者累日嗣昭遺命悉以

漢潞兵授節度判官任圜使督諸軍攻鎮州號令如一鎮人不知嗣昭之
死圜三原人也晉王以天雄馬步都指揮使振武節度使李存進為北面
招討使 閻寶慙憤疽發於背甲戌立 五月乙酉晉李存進至鎮州
營于東垣渡夾呼沱水為壘 晉衛州刺史李存儒木姓楊名婆兒以俳
優得幸於晉王頗有膂力晉王賜姓名以為刺史專事拮斂防城卒皆徵
月課縱歸八月莊宅使改凝與步軍都指揮使張朗引兵夜度河襲之詰
旦登城執存儒遂克衛州戴思遠又與凝攻陷淇門共城新鄉於是澶州
之西相州之南皆為梁有晉人失軍儲三之一梁軍復振帝以張朗為衛
州刺史朗徐州人也 九月戊寅朔張處瑾使其弟處球乘李存進無
備將兵士千人奄至東垣渡時晉之騎兵亦向鎮州城下兩不相遇鎮兵
及存進營門存進狼狽引十餘人闕于橋上鎮兵退晉騎兵斷其後來擊
之鎮兵殆盡存進亦戰沒晉王以蕃漢馬步總管李存審為北面招討使

鎮州食竭力盡處璿遣使詣行臺請降未報存審兵至城下丙午夜城中將李再豐為內應密投緹以納晉兵北明畢登執處璿兄弟家人及其黨高濠李翥齊倫送行臺趙人皆請而食之磔張文禮尸於市趙王故侍者得趙王遺骸於灰燼中晉王命祭而葬之以趙將符習為成德節度使烏震為趙州刺史趙仁貞為深州刺史李再豐為冀州刺史震信都人也符習不敢當成德辭曰故使無後而未葬習當斬哀以葬之俟禮畢聽命既葬即詣行臺趙人請晉王兼領成德節度使從之晉王割相衛二州置義寧軍以習為節度使習辭曰魏博霸府不可分也願得河南一鎮習自取之乃以為天平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加李存審兼侍中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春三月晉王築壇於魏州牙城之南夏四月己巳升壇祭告上帝遂即皇帝位國號大唐大赦改元以魏州為興唐府建東京又於太原府建西京又以鎮州為真定府建北都時唐國所有九十二

度五十州 時契丹屢入寇抄掠饋運幽州食不支半年衛州為梁所取潞州內叛人情岌岌以為梁未可取帝患之會鄆州將盧順密來韓先是梁天平節度使戴思遠屯楊村留順密與巡檢使劉遂嚴都指揮使趙顯守鄆州順密言於帝曰鄆州守兵不滿千人遂嚴顯皆失衆心可襲取也郭崇韜等皆以為懸軍遠襲萬一不利虛棄數千人順密不可從帝密召李嗣源於帳中謀之曰梁人志在吞澤潞不備東方若得東平則潰其心腹東平果可取乎嗣源自胡柳有度河之愆常欲立奇功以補過對曰今用兵歲久生民疲弊苟非出奇取勝大功何由可成臣願獨當此役必有以報帝悅壬寅遣嗣源將所部精兵五千自德勝趣鄆州比及楊劉日已暮陰雨道黑將士皆不欲進高行周曰此天贊我也彼必無備夜度河至城下鄆人不知率從珂先登殺守卒啟關納外兵進攻牙城城中大擾癸卯旦嗣源兵盡入遂拔牙城劉遂嚴燕顯韓大梁嗣源焚掠撫吏民執

知州事節度副使崔勣判官趙鳳送與唐帝大喜曰總管真奇才吾事集矣即以嗣源為戶平節度使梁主聞鄆州失守大懼斬劉遂嚴燕顯於市罷戴思遠招討使降授宣化留後遣使詰讓北面諸將段凝王彥章等趣令進戰敬翔知梁室已危以繩內靴中入見梁王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為不肖所謂無不用令敵勢益疆而陛下棄忽臣言臣身無用不如死引繩將自經梁主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為大將不可救也梁王從之以彥章代思遠為北面招討使仍以段凝為副帝聞之自將親軍屯澶州命蕃漢馬步都虞候朱守殷守德勝戒之曰王鐵槍勇決乘憤激之氣必來唐突宜謹備之 梁主召問王彥章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辛酉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治者具韞炭乘流而下會飲尚未散彥章陽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天微雨朱守殷不為備舟

中兵舉鑊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賊遂破斬首數千級時受命適三日矣守殷以小舟載甲士濟河救之不及彥章進攻潘張麻家口景店諸寨皆拔之敵勢大振帝遣宦者焦玘賈急趣楊劉與鎮使李周固守命守殷棄德勝北城撤屋材為城載兵械浮河東下助楊劉守備徙其芻糧薪炭於澶州所耗失殆半王彥章亦撤南城屋材浮河而下各行一岸每遇灣曲輒於中流交關飛矢雨集或全舟覆沒一日百戰互有勝負比及楊劉殆亡士卒之半已已王彥章晚疑以十萬之衆攻楊劉百道俱進晝夜不息連巨艦九艘橫亘河津以絕援兵城垂陷者數四賴李周悉力拒之與士卒同甘苦彥章不能克退屯城南為連營以守之楊劉告急於帝請日行百里以赴之帝引兵救之曰李周在內何憂日行六十里不廢畝獵六月乙亥至楊劉梁兵壘重楨嚴不可入帝患之問計於郭崇韜對曰今彥章據守津要意謂可以坐取東平苟

大軍不南則東平不守矣臣請築壘於博州東岸以固河津既得以應接東平又可以分賊兵勢但慮彥章詞知徑來薄我城不能就願陛下募敢死之士日令挑戰以綴之苟彥章旬日不東則城成矣時李嗣源守鄆州河北敵問不通人心漸離不保朝夕會梁右先鋒指揮使康延孝密請降於嗣源延孝者太原胡人有罪亡奔梁時隸段凝麾下嗣源遣押牙臨漳范延光送延孝蠟書詣帝延光因言於帝曰楊劉控扼已固梁人必不能取請築壘馬家口以通鄆州之路帝從之遣崇韜將萬人夜發倍道趣博州至馬家口度河築城晝夜不息帝在楊劉與梁人晝夜苦戰崇韜築新城凡六日山彥章聞之將兵數萬人馳至戊子急攻新城連巨艦十餘艘於中流以絕援路時版築僅畢城猶卑下沙土疏惡未有樓櫓及守備崇韜慰諭士卒以身先之四面拒戰遣使告急於帝帝自楊劉引大軍救之陳於新城西岸城中望之增氣大呼叱梁軍乃人斷絕欽艦帝儀舟將

之罪帝不從 秋七月丁未帝引兵循河而南山彥章等棄鄆家口後進楊劉甲寅遊弈將李紹興敗梁遊兵於清丘驛南段凝以為唐兵已自上流渡驚駭失色面數彥章尤其深入 戊午帝遣騎將李紹榮直抵梁營擒其斥候梁人益恐又以火棧焚其連艦山彥章等聞帝引兵已至鄆家口已未解楊劉圍走保楊村唐兵追逐之復屯德勝梁兵前後急攻諸城士卒遭矢石溺水暈死者且萬人委棄資糧鎧仗鍋幕動以千計楊劉比至圍解城中無食已三日矣 彥章疾趙張亂政及為招討使謂所親曰待我成功還當盡誅姦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相謂曰我輩寧死於沙陀不可為彥章所殺相與協力傾之段凝素疾彥章之能而諂附趙張在軍中與彥章動相違戾百方沮撓之惟恐其有功替伺彥章過失以聞於梁主每捷奏至趙張悉歸功於凝由是彥章功竟無成及歸楊村梁主

信讒猶恐彥章且夕成功難制徵還大梁使將兵會董璋攻澤州甲子帝至楊劉勞李周曰微卿善守吾事敗矣 八月甲戌帝自楊劉還興唐

梁主命於滑州決河東注曹僕及鄆以限唐兵 初梁主遣段凝監大

軍於河上敬翔李振屢請罷之梁主曰凝未有過振曰俟其有過則杜稷

危矣至是凝厚賂趙張求為招討使翔極力爭以為不可趙張主之竟代

王彥章為北面招討使於是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天下兵馬副元帥張

元奭言於梁主曰臣為副元帥雖衣朽猶足為陛下扞禦北方段凝晚進

功名未能服人眾議詢詢恐貽國家深憂敬翔曰將帥繫國安危今國勢

已爾陛下豈可尚不留意邪梁主皆不聽戊子凝將全軍五萬營于王林

自高陵津濟河剽掠澶州諸縣至于頓丘梁主又命王彥章將保鑿騎士

及它兵合萬人也充鄆之境謀復鄆州以張漢傑監其軍 庚寅帝引兵

屯朝城戊戌廟延教帥百餘騎來歸帝解所御錦袍玉帶賜之以為南

兵不為少然迹其行事終必敗亡何則主既暗懦趙張兇暴擅權內結宮

掖外納貨賂官之高不唯視賂之多少不擇才德不校勲勞段凝智勇俱

無一旦居王彥章霍彥威之右自將兵以來專率欽行伍以奉權貴梁主

每出一軍不能專任將帥常以近臣監之進止可否動為所制近又聞欲

數道出兵令董璋引陝虢澤潞之兵自石會關趣太原霍彥威以汝洛之

兵自相衛邢洛寇鎮定王彥章張漢傑以禁軍攻鄆州段凝杜晏球以大

軍當陛下決以十月大舉臣竊觀梁兵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

蓄力以待其分兵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偽主旬月之間天

下定矣帝大悅 九月帝在朝城梁段凝進至臨河之南澶西相南日

有寇掠自德勝失利以來喪芻糧數百萬租庸副使孔譙暴斂以供軍民

多流亡租稅益少倉庫之積不支半歲澤潞未下盧文進王郁引契丹屢

通鑑紀事本末 卷四十一

過瀛涿之南傳聞侯草枯水合深入為寇又聞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帝深以為憂召諸將會議宣徽使李紹宏等皆以為鄆州城門之外皆為寇境孤遠難守有之不如無之請以易衛州及黎陽於梁以之約和以河為境休兵息民俟財力稍集更圖後舉帝不悅曰如此吾無葬地矣乃罷諸將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陛下不櫛沐不解甲十五餘年其志欲以雪家國之讎恥也今已正尊號河北上庶日望升平始得鄆州尺寸之地不能守而棄之安能盡有中原乎臣恐將士解體將來食盡衆散雖畫河為境誰為陛下守之臣嘗細詢康延孝以河南之事度已料彼日夜思之成敗之機決集歲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據我南鄙又決河自固謂我猝不能渡恃此不復為備使王彥章侵逼鄆州其意無有姦人動搖變生於內耳段凝本非將材不能臨機決策無足可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君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大驅入汴彼城中既空

實自潰苟為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不然今秋穀不登軍糧將盡若非陛下決志大功何由可成諺曰當道築室三年不成帝王應運必有天命在陛下勿疑耳帝曰此正合朕志丈夫得則為王失則為虜吾行決矣司天奏今歲天道不利深入必無功帝不聽王彥章引兵踰汶水將攻鄆州李嗣源遣李從珂將騎兵逆戰敗其前鋒於遞坊鎮獲將士三百人斬首二百級彥章退保中都戊辰捷奏至朝城帝大喜謂郭崇韜曰鄆州告捷足壯吾氣已已命將士悉遣其家歸與唐 冬十月帝遣魏國夫人劉氏皇子繼岌歸與唐與之訣曰事之成敗在此一決若其不濟當聚吾家於魏宮而焚之仍命豆盧革李紹宏張憲王正言同守東京壬申帝以大軍自揚劉濟河癸酉至鄆州中夜進軍踰汶以李嗣源為前鋒甲戌旦遇梁兵一戰敗之追至中都圍其城城無守備少頃梁兵潰圍出追擊破之王彥章以數十騎走龍武大將軍李紹奇車騎追之識其轂曰王鐵槍也拔

稍刺之彥章重傷馬蹶逐擒之并擒都監張漢傑曹州刺史李知節裨將趙廷隱劉嗣彬等二百餘人斬首數千級廷隱開封人嗣彬知俊之族子也彥章嘗謂人曰李亞子鬪雞小兒何足畏至是帝謂彥章曰爾常謂我小兒今日服未又問爾名善將何不守兗州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天命已去無足言者帝惜彥章之材欲用之賜藥傳其創屢遣人誘諭之彥章曰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縱皇帝憐而生我我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豈有朝為梁將暮為唐臣此我所不為也帝復遣李嗣源自往諭之彥章帥謂嗣源曰汝非逸佞烈乎彥章素輕嗣源故以小名呼之於是諸將稱賀帝舉酒屬李嗣源曰今日之功公與崇翰之力也鄉從紹宏輩語大事去矣帝又謂諸將鄉所患惟王彥章今已就擒是天意滅梁也段凝猶在河上進退之計宜何向而可諸將以為傳者雖云大梁無備未知虛實今東方諸鎮兵皆

在段凝麾下所餘空城耳以陛下天威臨之無不下者若先廣地東傳于海然後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康延孝固請亟取大梁李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必未之知就使有人走告之疑信之間尚須三日設若知吾所向即發救兵直路則阻決河須自白馬南渡數萬之眾舟楫亦難猝辦此去大梁至近前無山險方陳橫行晝夜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友貞已為吾擒矣廼孝之言是也請陛下以大軍徐進臣願以千騎前驅帝從之令下諸軍皆踊躍願行是夕嗣源帥前軍倍道趣大梁乙亥帝發中都昇王彥章自隨遣中使問彥章曰吾此行克乎對曰段凝有精兵六萬雖主將非材亦未肯遽爾倒戈殆難克也帝知其終不為用遂斬之丁丑至曹州梁守將降王彥章敗卒有先至大梁告梁主以彥章就擒唐軍長驅且至者梁主聚族哭曰運祚盡矣召群臣問策皆莫能對梁主謂敏翔曰朕居常忽卿所言以至於此今事急矣卿勿以為懟將若之何

翔泣曰臣受先帝厚恩殆將三紀名為宰相其實朱氏老奴事陛下如郎君臣前後獻言莫匪盡忠陛下初用段凝臣極言不可小人朋比致有今日今唐兵且至段凝限於水北不能赴救臣欲請陛下出居避狄陛下必不聽從欲請陛下出奇合戰陛下必不果決雖使良平更生誰能為陛下計者臣願先賜死不忍見宗廟之亡也因與梁主相向慟哭梁主遣張漢倫馳騎追段凝軍漢倫至滑州墜馬傷足復限水不能進時城中尚有控鶴軍數千朱珪請帥之出戰梁主不從命開封尹王瓚驅市人乘城為備初梁陝州節度使邵王友誨全昱之子也性穎悟人心多向之或言其誘致禁軍欲為亂梁主召還與其兄友諒友能並幽于別第及唐師將至梁主疑諸兄弟乘危謀亂并皇弟賀王友雍建王友徽盡殺之梁主登建國樓面擇親信厚賜之使衣野服齎蠟詔促段凝軍既辭皆亡匿或請幸洛陽收集諸軍以拒唐唐雖得都城勢不能久留或請幸段凝軍控鶴都指揮使皇甫麟曰凝本非將材官由幸進今危窘之際望其臨機制勝轉敗為功難矣且凝聞彥章軍敗其膽已破安知能終為陛下盡節乎趙巖曰事勢如此一下此樓誰心可保梁主乃止復召宰相謀之鄭珏請自懷傳國寶詐降以紓國難梁主曰今日固不敢愛寶但如卿此策竟可了否珏俛首久之曰但恐未了左右皆縮頸而笑梁主日夜涕泣不知所為置傳國寶於卧內忽失之只為左右竊之迎唐軍矣戊寅或告唐軍已過曹州塵埃漲天趙巖謂從者曰吾侍溫許州許人不負我遂奔許州梁主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讎理難降首不可俟彼刀鋸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麟泣曰臣為陛下揮劍死唐軍則可矣不敢奉此語梁主曰卿欲賣我邪麟欲自剄梁主持之曰與卿俱死麟遂弑梁主因自殺梁主為人溫恭儉約無荒淫之失但寵信趙張使擅威福疎棄故李舊臣不用其言以至於此己卯旦李嗣源軍至人梁攻封丘門王瓚開門出降嗣源入城撫安軍

民是日帝入自梁門百官迎謁於馬首拜代請罪帝慰勞之使各復其位
 李嗣源迎賀帝喜不自勝手引嗣源衣以頭觸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
 功也天下與爾共之帝命訪求梁主項之或以其首獻李振謂致翔曰有
 詔洗滌吾輩相與朝新君乎翔曰吾二人為梁宰相君昏不能諫國亡不
 能救新君若問將何辭對是夕未曙或報翔曰崇政李太保已入朝矣翔
 歎曰李振謬為丈夫朱氏與新君世為仇讎今國亡君死繼新君不誅何
 面目入建國門乎乃縊而死與辰梁百官復待罪於朝堂帝宣赦赦之趙
 巖至許州溫昭圖迎謁歸第斬首來獻畫沒巖所齎之貨昭圖復名韜辛
 巳梁王瓚收朱友貞尸殞於佛寺漆其首函之藏於太社段凝自滑州濟
 河入援以諸軍排陳使杜晏球為前鋒至封丘遇李從珂晏球先降壬午
 凝將其衆五萬至封丘亦解甲請降凝帥諸大將先詣闕待罪帝勞賜之
 慰諭士卒使各復其所凝出入公卿間揚揚自得無愧色梁之舊臣見者

皆欲殺其面扶其心而欲梁中舊侍郎同平章王為萊

蕭頊為登州司戶翰林學士劉岳為均州司馬任贊為沂州司馬姚弋
 復州司馬封翹為唐州司馬李懣為懷州司馬賈夢徵為沂州司馬崇政
 學士劉光素為密州司戶陸崇為安州司戶御史中丞王權為隨州司戶
 以甘世受唐恩而仕梁貴顯故也高宗龜之從子顓萬年人翹敖之孫懣
 京兆人權龜之孫也段凝杜晏球上言曰梁要人趙巖趙鶴張希逸張漢
 倫張漢傑張漢俊朱珪等竊弄威福殘靈群生不可不誅詔致翔李振首
 佐朱溫共傾唐祚契丹撒剌阿撥叛兄棄母負恩背國宜與巖等並族誅
 於市自餘文武將吏一切不問又詔追廢朱溫朱友貞為庶人毀其宗廟
 神主帝之與梁戰於河上也梁拱宸左廂都指揮使陸思鐸善射常於箭
 上自鏤姓名射帝中馬鞍帝拔箭藏之至是思鐸從衆俱降帝出箭示之
 思鐸伏地待罪帝慰而釋之尋授龍武右廂都指揮使以思鐸尚武在魏

命樞密使郭崇韜權行中書事梁諸藩鎮稍稍入朝或上表侍罪帝皆慰
 釋之宋州節度使袁象先首來入朝陝州留後翟彥威次之象先董珍貨
 數十萬徧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宦者旬日中外爭舉之恩寵隆異已丑
 詔偽庭節度觀察防禦團練刺史及諸將校並不議改更將校官吏先拜
 偽庭者一切不問庚寅盧革至自魏中加崇韜守侍中領成德節度
 使崇韜權兼內外謀猷規益竭忠無隱亦薦引人物盧革受成而已
 無所裁正丙辰賜滑州留後段凝封侯李紹欽耀州刺史杜晏球曰
 李紹處乙酉梁西都留守河南尹張宗元未朝復名全義獻幣馬千計
 帝命皇子繼岌皇弟存紀等兄弟之帝皆命其葬斷棺焚其尸全義
 上言宋淵雖國之深讎然其人已死刑之已滅其家足以為報乞免
 焚斷以存聖恩帝從之但鏟其闕室削封樹而已戊戌加天下節度使李
 嗣源兼中書令以北京劉守繼岌為東京留守守中書事帝遣使宣諭

諭諸道梁所除節度使五十餘人皆上表入貢郭崇韜上言河南節度
 使刺史上表者但稱姓名未新除官恐負憂疑十一月始降制以新官命
 之癸卯河中節度使朱友謙入朝張全義請帝遷都洛陽從之已
 巳賜朱友謙姓名曰李繼麟命繼岌兄事之以康延孝為鄭州防禦使賜
 姓名曰李紹珣廢北都復為成德軍賜宣武節度使袁象先姓名曰
 李紹安國節度使溫韜入朝賜姓名曰李紹冲紹冲多齎金帛賂劉夫人及
 權貴伶官旬日復遣還鎮郭崇韜曰國家為唐雪耻溫韜發唐山陵殆徧
 其罪與朱温相將耳何得復居方鎮天下義士其謂我何上曰入沛之初
 已赦其罪竟遣之初梁均王將祀南郊於洛陽聞楊劉陷而止其儀物
 具在張全義請上亟幸洛陽謁廟畢即祀南郊從之丙辰復以梁事京
 為宣府軍詔文武官先詣洛陽甲子帝發大梁十二月庚午至洛陽
 二年春二月己巳朔上祀南郊大赦

莊宗滅蜀

後梁均王乾化三年 蜀太子元膺假喙飽齒目視不正而敏知書善騎射性狷急猜恐蜀主命杜光庭選純靜有德者使侍東宮光庭薦儒者許寂徐簡夫太子未嘗與之交言日與樂工群小嬉戲無度僚屬莫敢諫秋七月蜀主將以七夕出遊丙午太子召諸王大臣宴飲集王宗翰內樞密使潘峭翰林學士承旨高陽毛文錫不至太子怒曰集王不來必峭與文錫離間也大昌軍使徐瑤常謙素為太子所親信酒行屢目少保唐道襲道襲懼而起丁未旦太子入白蜀主曰潘峭毛文錫離間兄弟蜀主怒命貶逐峭文錫以前武泰節度使兼侍中潘炕為內樞密使太子出道襲入蜀主以其事告之道襲曰太子謀作亂欲召諸將諸王以兵錮之然後舉事耳蜀主疑焉遂不出道襲請召屯營兵入宿衛許之內外戒嚴太子初不為備聞道襲召兵乃以天武甲士自衛捕潘峭毛文錫至過之幾已

囚諸東宮又捕成都尹潘嶠囚諸得賢門戊申徐瑤常謙與懷勝軍使魏瑒等各帥所部兵奉太子攻道襲至清風樓道襲引屯營兵出拒戰道襲中流矢逐至城西斬之殺屯營兵甚衆中外驚擾潘炕言於蜀主曰太子與唐道襲爭權耳無它志也陛下宜面諭大臣以安社稷蜀主乃召兼中書令王宗侃王宗賀前利州團練使王宗魯等使發兵討為亂者徐瑤常謙等宗侃等陳於西毬場門兼侍中王宗黯自太安門梯城而入與瑤謙戰於會同殿前殺數十人餘衆皆潰瑤死謙與太子緝龍躍池匿於艦中及暮稍定已酉旦太子出就舟人勺食舟人以告蜀主遣集王宗翰往慰撫之比至太子已為衛士所殺蜀主疑宗翰殺之大慟不已左右恐事變會張格呈慰諭軍民榜讀至不行斧鉞之誅將誤杜稷之計蜀主收涕曰朕何敢以私害公於是下詔廢太子元膺為庶人宗翰奏誅手刃太子者元膺左右坐誅死者數十人貶竄者甚衆庚戌贈唐道襲太師謚忠壯復

以潘峭為樞密使 冬十月蜀潘炕屢請立太子蜀主以雅王宗輅類
已信王宗傑才敏欲擇一人立之鄭王宗衍最幼其母徐賢妃有寵欲立
其子使飛龍使唐文扆諷張格上表請立宗衍格夜以表示功臣王宗侃
等詐云受密旨衆皆署名蜀主令相者視諸子亦希旨言鄭王相最貴蜀
主以為衆人實欲立宗衍不得已許之曰宗衍幼懦能堪其任乎甲午立
宗衍為太子

四年春正月丙子蜀主命太子判六軍開崇勳府置僚屬至境上而別

秋八月戊子以內樞密使潘峭為武泰軍節度使同平章事翰林學士承
旨毛文錫為禮部尚書判樞密院

貞明三年秋七月蜀飛龍使唐文扆居中用事張洛附之與司徒判樞密
院事毛文錫爭權文錫將以女適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庾傳素
之子會親族於樞密院用樂不先表聞蜀主聞樂聲怪之文扆從而譖之

八月庚寅貶文錫茂州司馬其子司封員外郎詢流維州籍沒其家貶
錫弟翰林學士文晏為崇經尉傳素罷為工部尚書以翰林學士承旨庾
凝績權判內樞密院事凝績傳素之再從弟也

四年蜀太子衍好酒色樂遊戲蜀主嘗自夾城過聞太子與諸王鬪雞擊
毬喧呼之聲歎曰吾百戰以立基業此輩其能守之乎由是惡張格而徐
賢妃為之內主竟不能去也信王宗傑有才略屢陳時政蜀主賢之有廢
立意二月癸亥宗傑暴卒蜀主深疑之 蜀主自永平末得疾昏瘖至是

增劇以北面行營招討使兼中書令王宗弼沉靜有謀五月召還以為馬
部都指揮使乙亥召大臣入寢殿告之曰太子仁弱朕不能違諸公之請
踰次而立之若其不堪大業可宜諸別宮幸勿殺之但王氏子弟諸公擇
而輔之徐妃兄弟止可優其祿位慎勿使之掌兵預政以全其宗族內飛
龍使唐文扆又典禁兵參預機密欲去諸大臣遣人守宮門王宗弼輩三

十餘人日至朝堂不得入見文表屢以蜀主之命慰撫之伺蜀主殂即作難遣其黨內皇城使潘在迎偵察外事相迎以其謀告宗弼等宗弼等排闥入言文表之罪以天冊府掌書記崔延昌權判六軍事召太子入侍疾丙子貶唐文表為眉州刺史翰林學士承旨王保暉坐附會文表削官爵流瀘州在迎炆之子也丙申蜀主詔中外財賦中書除授諸司刑獄案牘專委庾凝績都城及行營軍旅之事委宣徽南院使宋光嗣丁酉削唐文表官爵流雅州辛丑以宋光嗣為內樞密使與兼中書令王宗弼宗瑤宗綰宗夔並受遺詔輔政初蜀主雖因唐制置樞密使專用士人及唐文表得罪蜀主以諸將多許州故人恐其不為幼主用故以光嗣代之自是宦者始用事六月壬寅朔蜀主殂癸卯太子即皇帝位尊徐賢妃為太后徐淑妃為太妃以宋光嗣判六軍諸衛事乙卯殺唐文表王保暉命西面招討副使王宗昱殺天雄節度使唐文裔於秦州免左保勝軍使領右街使

唐道崇官 蜀唐文表既死太傅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張格內不自安或勸格稱疾俟命禮部尚書楊玢自恐失勢謂格曰公有援立大功不足憂也庚午貶格為茂州刺史玢為榮經尉吏部侍郎許寂戶部侍郎潘嶠皆坐格黨貶官格尋再貶維州司戶 秋七月壬申朔蜀主以兼中書令王宗弼為鉅鹿王宗瑤為臨淄王宗綰為臨洮王宗播為臨穎王宗裔宗夔及兼侍中宗黓皆為琅邪郡王 甲戌以王宗侃為樂安王丙子以兵部尚書庾傳素為太子少保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蜀主不親政事內外遷除皆出於王宗弼宗弼納賄多私上下咨怨宋光嗣通敏善希合蜀主寵任之蜀由是遂衰 蜀諸王皆領軍使彭王宗鼎謂其昆弟曰親王典兵禍亂之本今王少臣疆護間將興繕甲訓士非吾輩所宜為也因固辭軍使蜀主許之但營書舍植松竹自娛而已 乙丑蜀主以內給事王廷紹歐陽晃李周翰朱光祿宋承瀛田魯儒等為將軍及軍使皆干預政事

驕縱貪暴大為蜀患周庠切諫不聽冕患所居之隘夜因風縱火焚西鄰軍營數百間明日召匠廣其居蜀主亦不之問光祿光嗣之從弟也五年蜀主奢縱無度日與太后太妃遊宴於貴臣之家及遊近郡名山飲酒賦詩所費不可勝紀伏內教坊使嚴旭彊取士民女子內宮中或得厚賂而免之以是累遷至蓬州刺史太后太妃各出教令賣刺史令錄等官每一官闕數人爭納賂賂多者得之

六年秋七月乙卯蜀主下詔北巡以禮部尚書兼成都尹長安韓昭為文思殿大學士位在翰林承旨上昭無文學以便佞得幸出入宮禁就蜀主乞通渠巴集數州刺史賣之以營居第蜀主許之識者知蜀之將亡八月戊辰蜀主發成都被金甲冠珠帽執弓矢而行旌旗兵甲亘百餘里維令既融上言不宜遠離都邑當委大臣征討不從九月次安遠城冬十月辛酉蜀主如武定軍數日復還安遠十一月庚戌蜀主發安遠城

十二月庚申至利州閬州團練使林思謨來朝請幸所治從之癸亥泛江而下龍舟畫舸輝映江渚州縣供辦民始愁怨壬申至閬州州民何康太色美將嫁蜀主取之賜其夫家帛百匹夫一慟而卒癸未至梓州龍德元年春正月甲午蜀主還成都初蜀主之為太子高祖為聘兵部尚書高知言女為妃無寵及韋妃入宮尤見踈薄至是遣還家知言驚仆不食而卒韋妃者徐耕之孫也有殊色蜀主遣徐氏見而悅之太后因納於後宮蜀主不欲娶於母族託云韋昭度之孫初為婕妤累加元妃蜀主常列錦步障擊毬其中往往遠遠而外人不知焚諸香晝夜不絕久而厭之更藝卓莢以亂其氣結繒為山及宮殿樓觀於其上或為風雨所敗則更以新者易之或樂飲繒山涉旬不下山前穿渠通禁中或乘舡夜歸令宮女秉蠟炬千餘居前船却立照之水面如晝或酣飲禁中鼓吹沸騰以至達旦以是為常

二年春二月蜀主好為微行酒肆倡家靡所不到惡人識之乃下令士民皆著大裁帽。夏四月蜀軍使王承綱女將嫁蜀主取之入宮承綱請之蜀主怒流於茂州女聞父得罪自殺。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秋八月蜀主以文思殿大學士韓昭內皇城使潘在迎武勇軍使顧在珣為狎客陪侍遊宴與宮女雜坐或為豔歌相唱和或談嘲謔浪鄙俚褻慢無所不至蜀主樂之相珣彥朗之子也時樞密使宋光嗣等專斷國事恣為威虐務徇蜀主之欲以盜其權宰相王鐸庾傳素等各保寵祿無敢規正潘在迎每勸蜀主誅諫者無使謗國嘉州司馬劉贊獻陳後主三閣圖并作歌以諷賢良方止蒲禹卿對策語極切直蜀主雖不罪亦不能用也九月庚戌蜀主以重陽宴近臣於宣華苑酒酣嘉王宗壽乘間極言社稷將危流涕不已韓昭潘在迎曰嘉王好酒悲因諧笑而罷。冬十月彗星見與鬼長犬餘蜀司天監言國有大災蜀主詔於

玉局化設道場右補闕張雲上疏以為百姓怨氣上徹於天故彗星見此乃國亡之徵非祈禳可弭蜀主怒流雲於州卒於道。

二年春三月己亥朔蜀主宴近臣於怡神亭酒酣君臣及宮人皆脫露髻喧譁自恣知制誥京兆李龜復諫曰君臣沈酒不憂國政臣恐啟北敵之謀不聽。夏四月帝遣客省使李嚴使于蜀嚴盛稱帝威德有混一天

下之志且言朱氏篡竊諸侯曾無勤王之舉王宗儻以其語侵蜀請斬之蜀主不從宣徽北院使宋光祿上言晉王有憑陵我國家之志宜選將練兵屯戍邊鄙積糗糧治戰艦以待之蜀王乃以光祿為梓州觀察使充武德節度留後。五月戊申蜀主遣李嚴還初帝因嚴入蜀令以馬市宮

中珍玩而蜀法禁錦綺珍奇不得入中國其粗惡者乃聽入中國謂之入草物嚴還以聞帝怒曰王衍寧免為入草之人乎嚴因言於帝曰衍童騃荒縱不親政務斥遠故老昵比小人其用事之臣王宗弼宋光嗣等諂諛

專恣黷貨無厭賢愚易位刑賞紊亂君臣上下專以奢淫相尚以臣觀之
大兵一臨瓦解土崩可翹足而待也帝深以為然 秋八月戊辰蜀主
以右定遠軍使王宗鐸為招討馬步使帥二十一軍屯洋州乙亥以長直
馬軍使林思謬為昭武節度使戍利州以備唐 帝復遣使者李彥稠入
蜀九月己亥至成都 蜀前山南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儻以蜀主失德
與王宗弼謀廢立宗弼猶豫未決庚戌宗儻憂憤而卒宗弼謂樞密使宋
光嗣景潤澄等曰宗儻教我殺爾曹今日無患矣光嗣輩俯伏泣謝宗弼
子承班聞之謂人曰吾家難乎免矣 乙卯蜀主以前鎮江節度使張武
為峽路應援招討使 蜀宣徽北院使王承休請擇軍驍勇者萬二千人
置駕下左右龍武步騎四十軍兵械給賜皆優異於它軍以承休為龍武
軍馬步都指揮使以裨將安重霸副之舊將無不憤耻重霸雲州人以狡
佞賄賂事承休故承休悅之 冬十一月蜀主遣其翰林學士歐陽林

來聘林衡山人也又遣李彥稠東還

蜀以唐修好龍威武城戍召

業等一十四軍還成都戊申又罷武定武興招討劉潛等三十七軍 辛

酉蜀主罷天雄軍招討命王承鸞等二十九軍還成都 蜀主罷金州屯

戍命王承勳等七軍還成都 初唐僖昭之世宦官雖盛未嘗有建節者

蜀安重霸勸王承休求秦州節度使承休言於蜀主曰秦州多美婦人請

為陛下采擇以獻蜀主許之庚午以承休為天雄節度使封魯國公以龍

武軍為承休牙兵 乙亥蜀主以前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徐延瓊為京

城內外馬步都指揮使延瓊以外戚代王宗弼居舊將之右眾皆不平

三年夏六月帝將伐蜀辛卯詔天下括市戰馬 秋九月蜀主與太后

太妃遊青城山歷文人觀上清宮遂至彭州陽平化漢州三學山而還

丁酉帝與宰相議伐蜀威勝節度使李紹欽素諂事宣徽使李紹宏紹宏

薦紹欽有蓋世奇才雖孫吳不如可以大任郭崇韜曰豈疑亡國之將姦

諂絕倫不可信也衆舉李嗣源崇韜曰契丹方熾總管不可離河朔魏王地當儲副未立殊功請依故事以為伐蜀都統成其威名帝曰兒幼豈能獨往當求其副既而曰無以易卿庚子以魏王繼岌充西川四面行營都統崇韜充東北面行營都招討制置等使軍事悉以委之又以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充東南面行營都招討使鳳翔節度使李繼勳充都供軍轉運應接等使同州節度使李令德充行營副招討使陝州節度使李紹琛充蕃漢馬步軍都排陳斬斫使兼馬步軍都指揮使西京留守張筠充西川管內安撫應接使華州節度使毛璋充左廂馬步都虞候邠州節度使董璋充右廂馬步都虞候客省使李嚴充西川管內招撫使將兵六萬伐蜀仍詔季興自取夔忠萬三州為巡屬都統置軍以供奉官李從襲充中軍馬步都指揮監押高品李廷安呂知柔充緹使王牙通謁辛丑以丁部尚書任圖翰林學士李愚並參預都統軍機

西蜀安重霸勸上承休請蜀主

東遊秦州承休到官即毀府署作行宮大興力役強取民間女子教歌舞圖形遺韓昭使言於蜀主又獻花木圖盛稱秦州山川土風之美蜀主將如秦州群臣諫者甚衆皆不聽王宗弼上表諫蜀主投其表於地太后涕泣不食止之亦不能得前秦州節度判官蒲禹卿上表幾二千言其略曰先帝艱難創業欲傳之萬世陛下少長富貴荒色惑酒秦州人雜羌胡地多瘡癘萬衆困於奔馳郡縣罷於供億鳳翔久為仇讎必生釁隙唐國方通歡好恐懷疑貳先皇未嘗無故盤遊陛下率意頻離宮闕秦皇東狩鑿駕不還煬帝南巡龍舟不返蜀都疆盛雄視鄰邦邊亭無烽火之虞境內有腹心之疾百姓失業盜賊公行昔李執屈於相溫劉禪降於鄧艾山河險固不足憑恃韓昭謂禹卿曰吾收汝表俟主上西歸當使獄吏字字問汝丑承休妻嚴氏美蜀主私馬故銳意欲行冬十月排陳斬斫使李紹琛與李嚴將驍騎三千步兵萬人為前鋒招討判官陳入至寶雞稱疾

乞留李愚厲教曰陳又見利則進懼難則止今大軍涉險人心易搖宜斬以徇由是軍中無敢顧望者又荊州人也 癸亥蜀主引兵數萬發成都甲子至漢州武興節度使王承捷告唐兵西上蜀主以為群臣同謀沮已猶不信大言曰吾方欲耀武遂東行在道與群臣賦詩殊不為意 丁丑李紹琛攻蜀威武城蜀指揮使唐景思將兵出降城使周彥禎等知不能守亦降景思秦州人也得城中糧二十萬斛紹琛縱其敗兵萬餘人逸去因倍道趣鳳州李嚴飛書以諭王承捷李繼暉竭鳳翔蓄積以饋軍不能充人情憂恐郭崇韜入散關指其山曰吾輩進無成功不復得還此矣當盡力一決今饋運將竭宜先取鳳州因其糧諸將皆言蜀地險固未可長驅宜按兵觀釁崇韜以問李愚愚曰蜀人苦其主荒淫莫為之用宜乘其人情崩離風驅霆擊彼皆破膽雖有險阻誰與守之兵執不可緩也是日李紹琛告捷崇韜喜謂愚曰公料敵如此吾復何憂乃倍道而進戊寅王

以鳳興文扶四州印節迎降 糧四十萬斛崇韜曰平賊矣即以都統牒命承捷攝武興節度使己卯蜀主至利州威武敗卒奔還始信唐兵之來王宗弼宋光嗣言於蜀主曰東川山南兵力尚完陛下但以大軍拒利州唐人安敢懸兵深入從之庚辰以隨駕清道指揮使王宗勳王宗儼兼侍中王宗昱為三招討將兵三萬逆戰從駕兵自綿漢至深渡千里相屬皆怨憤曰龍武軍糧餉倍於它軍它軍安能禦敵李紹琛等過長舉興州都指揮使程奉璉將所部兵五百來降且請先治橋棧以俟唐軍由是軍行無險阻之虞辛巳興州刺史王承鑒棄城走紹琛等克興州郭崇韜以唐景思攝興州刺史乙酉成州刺史王承朴棄城走李紹琛等與蜀三招討戰于三泉蜀兵大敗斬首五千級餘眾潰走又得糧十五萬斛於三泉由是軍食優足 蜀主聞王宗勳等敗自利州倍道西走新桔柏津淳梁命中書令判六軍諸衛事王宗弼將太軍守利州且令斬王

宗勳等三招討李紹琛晝夜兼行趣利州蜀武德留後宋光祿遺郭崇韜書請唐兵不入境當舉巡屬內附若不如約則背城決戰以報本朝崇韜復書撫納之已丑魏王繼岌至興州光祿以梓綿劍龍普五州武定節度使王承肇以洋蓬壁三州山南節度使兼侍中王宗威以梁開通渠麟五州階州刺史王崇岳以階州皆降承肇宗侃之子也自餘城鎮皆望風款附天雄節度使王承休與副使安重霸謀掩擊唐軍重霸曰擊之不勝則大事去矣蜀中精兵十萬天下險固唐兵雖勇安能直度劍門邪然公受國恩聞難不可不赴願與公俱西承休素親信之以為然重霸請賂羌人買文扶州路以歸承休從之使重霸將龍武軍所募兵萬二千人以從將行州人餞於城外承休上道重霸拜於馬前曰國家竭力以得秦隴若從開府還朝誰當守之開府行矣重霸請為公留守承休業已上道無如之何遂與招討副使王宗泐自文扶而南其地皆不毛羌人抄之且賊

行士卒凍餒比至茂州餘衆二千而已重霸遂以秦隴來降 郭崇韜王宗勳等書為陳利害李紹琛未至利州宗勳棄城引兵西歸王宗勳等三招討追及宗勳於白芳宗勳懷中探詔書示之曰宋光嗣令我殺爾曹因相持而泣遂合謀送款於唐 十一月丙申蜀主至成都百官及後宮迎于七里亭蜀主入妃嬪中作回鶻隊入宮丁酉出見群臣於文明殿泣下露襟君臣相視竟無一言以救國慮戊戌李紹琛至利州修桔柏浮梁昭武節度使林思謬先棄城奔閬州遣使請降甲辰魏王繼岌至劍州蜀武信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壽以遂合渝瀘昌五州降王宗勳至成都登太玄門嚴兵自衛蜀主及太后自往勞之宗勳驕慢無復臣禮乙巳劫遷蜀主及太后後宮諸王于西宮收其璽綬使親吏於義興門遂取內庫金帛悉歸其家其子承渝杖劍入宮取蜀主寵姬數人以歸丙午宗勳自稱權西川兵馬留後李紹琛進至綿州倉庫居民已為蜀兵所燔又斷綿江

浮梁水深無舟楫可渡紹琛謂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乘蜀人破
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且迎降不暇若俟修繕橋梁必留數日或
教王行堅閉近關折吾兵勢儻延旬浹則勝負未可知矣乃與嚴乘馬浮
度江從兵得濟者僅千人溺死者亦千餘人遂入鹿頭關丁未進據漢州
居三日後軍始至王宗弼遣使以幣馬牛酒勞軍且以牒王書遺李嚴曰
公來吾即降或謂嚴曰公首建伐蜀之策蜀人怨公深入骨髓不可往嚴
不從欣然馳入成都撫諭吏民告以大軍繼至蜀君臣後宮皆慟哭蜀主
引嚴見太后以母妻為託宗弼循乘城為守備嚴悉命撤去樓櫓已酉魏
王繼岌至綿州蜀主命翰林學士李昊草降表又命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王錯草降書遣兵部侍郎歐陽彬奉之以迎繼岌及郭崇韜王宗弼稱蜀
君臣久欲歸命而內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宣徽使李周翰歐陽晃受惑
蜀主皆斬之函首送繼岌又責文思殿大學士禮部尚書成都尹韓昭共

護梟于金馬坊門內外馬步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徐延瓊果州團練使潘
相迎嘉州刺史顧在玠及諸貴戚皆惶恐傾其家金帛妓妾以賂宗弼僅
得免死凡素所不快者宗弼皆殺之辛亥繼岌至德陽宗弼遣使奉牋稱
已遷蜀主於西第安撫軍城以俟王師又使其子承班以蜀主後宮及珍
玩賂繼岌及郭崇韜求西川節度使繼岌曰此皆我家物奚以獻為留其
物而遣之李紹琛留漢州八日以俟都統甲寅繼岌至漢州王宗弼迎謂
乙卯至成都丙辰李勣引蜀主及百官儀衛出降於升遷橋蜀主白衣銜
壁牽羊草繩繫首百官衰絰徒跣與襯跣哭俟命繼岌受璧崇韜解縛焚
橈承制釋罪君臣東北向拜譟丁巳大軍入成都崇韜禁軍士侵掠市不
改肆自出師至克蜀凡七十日得節度十州六十四縣二百四十九兵三
萬鎰伏錢糧金銀繒錦共以千萬計高季興聞蜀亡方食失匕箸曰是老
夫之過也梁震曰不足憂也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安知其不為吾福

楚王啟聞蜀亡上表稱臣已營衛麓之間為菟裘之地願上印綬以保餘
齡上優詔慰諭之 十二月癸酉王承休王宗泐至成都魏王繼岌詰

之曰居大鎮擁彊兵何以不拒戰對曰畏大王神武曰然則何不降對曰
王師不入境曰所俱入羗者幾人對曰萬二千人曰今歸者幾人對曰二

千人曰可以償萬人之死矣皆斬之并其子 閏十二月丁酉詔蜀朝
所署官四品以上降授有差五品以下其地無取者悉縱歸田里其先降

及有功者委崇韜隨事獎任又賜王衍詔略曰固當裂土而封必不薄人
於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

明宗天成元年春正月庚申魏王繼岌遣李繼曠李嚴部送王衍及其宗
族百官數千人詣洛陽 三月乙巳王衍至長安有詔止之 三月

伶人景進等言於帝曰魏王未至康延孝初平西南猶未安王衍族黨不
少聞車駕東徃恐其為變不若除之帝乃遣中使向延嗣齎敕往誅之敕

曰王衍一行並從殺戮已印畫樞密使張居翰覆視就殿柱措去行字改
為家字由是蜀百官及衍僕從獲免者千餘人迺嗣至長安盡殺衍宗族

於秦川驛衍母徐氏且死呼曰吾兒以一國迎降不免族誅信義俱棄
吾知汝行亦受禍矣 夏六月蜀百官至洛陽求平節度使兼侍中馬

全曰國亡至此生不如死不食而卒以平章事王錯等為諸州府刺史少
尹判官司馬亦有復歸蜀者

三年夏六月陝州行軍司馬王宗壽表請葬故蜀主王衍秋七月乙巳贈
衍順正公以諸侯禮葬之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四十

通鑑綱目卷之四十一



